我會隱你

亦舒

《我答应你·亦舒》

一次偶然，造就了她余生的幸福。她开始相信，命运有双大手，把人推著往前走，或者进入大路，或者走到歧途，那人性格如何，命运也如何。

《我答应你》、《映像》、《玉手》、《骗子》、《炫耀》、《晚晴》、《那可是你》、《蜜月酒吧》、《有找我吗》、《玉佩》《淑女》

《我答应你》

报上出现了这样的聘人启示。

“微求女性护理人员一名，年龊二十至廿五，需刻苦耐劳，每天工作十小时，包食宿，薪优。”

任雪虹失业在家，甚么工作都愿意尝试，即使是虎穴也得闯一闯，于是立即打电话去应徵。

对方通知她第二天到宁静路一号李宅面试。

雪虹并不是看护，她一向担任接待员工作，公司在经济不景气下结业，她闲在家中已有半年，狭小的居所，兄嫂孤寡的脸容，都催逼她早日离家谋生。

宁静路在郊外，环境上佳，可是雪虹内心紧张，没有心情欣赏风景。

女佣问明来意，开门让她进去。

会客室内有几位年轻女子正等待面试，有两人还穿著看护制服，雪虹知道机会甚微。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主人相当体贴，叫佣人斟上一杯茶。

雪虹在交通上花了个多小时，已经有点口渴，看到香茗，一饮而荆她是最后一名，其他面试人一一离去，她等了约二十分钟。

终于轮到她了。

她跟著女佣到书房。

究竟是服侍甚么人呢?

只见一个容貌艳丽的少妇正在吃点心，看见雪虹，伸手招她：“过来。”

雪虹只得走近。

“这里坐。”

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太太咳嗽一声，“这位是李太太，我是顾姨。”

雪虹连忙招呼。

美貌的李太太忽然问：“任雪虹你几时可以开始工作？”

雪虹一怔，没想到李家那么快聘用她，一时惊喜，作不了声。

管家顾姨连忙说：“太太，她没有经验。”

李太太笑了，“推轮椅何需经验，就是她了，我喜欢她的大眼睛，看了舒服。”

雪虹张大了嘴，没想到眼睛会帮到她。

李太太已经站起来，伸个懒腰，“你们谈细节吧。”她离开书房。

在家，也戴著首饰，穿著极细的高跟鞋。

管家无奈，登记了雪虹的身份证明文件号码，把月薪数目告诉她，确是优薪。

“你负责推李先生轮椅，记住，少说话，听见甚么，勿作回应。”

雪虹点头。

管家看著她，“太太的眼光不错，你的确比其他的女孩子沉默。”

雪虹不出声，这李家有点神秘。

“我带你看宿舍。”

独立的员工宿舍在洋房后方，门一打开，雪虹就喜欢，环境比狭窄的家好多了，地方光洁、家具齐全。

“来，去见一见李先生。”

雪虹猜想李某是个八十老人。

但是不，坐在园子里晒太阳的他是个年轻人，相貌英俊，笑容和善。

他坐在轮椅上，全身瘫痪，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

雪虹十分震惊，知道不能露出任何惋惜的神情来，故维持缄默。

管家介绍：“李先生，这是雪虹。”

他十分客气，“我叫李作荣，雪虹，欢迎你。”声音通过一具小小扩音器发出，有点不自然。

“请你推我到荷花池旁。”

管家低声说：“雪虹，你的工作开始了。”

雪虹点点头。

“有甚么事，按动轮椅上这个红色掣，医生与看护立刻赶来。”

雪虹说声明白。

管家转身去忙别的工作。

李先生对著荷花池很久，雪虹耐心站在他身后，看到他一头黑发，却动弹不得，不禁无限感慨。

而她任雪虹，虽然穷，却有手有脚，值得庆幸，雪虹第一次觉得四肢健全竟是这么幸福。

李作荣忽然说话：“是一次交通意外。”

埃

“刹那间改变了我的命运。”

雪虹内心恻然，却一声不响。

“回书房去吧。”

雪虹推善他回屋，由他领路，“向左转，从长窗进去，对了，当心窗帘。”像开车似。

雪虹到底年轻，忍不住笑了。

“会阅读吗？”

“可以。”

“随便读些甚么给我听。”

雪虹在书架子上抽出一本画册，一看，是本生物书籍，她翻到某一页，读起来。

“生物怎样分类？动物一共分二十多部门，其中主要的有原生动物如草履虫、变形虫，海绵动物，似海绵、腔肠动物，如海蜇、珊瑚……”

李作荣说：“多么有趣。”

“还有扁形动物，像血吸虫，线形动物，像蛔虫。”

“人呢？”

“人是哺乳类动物。”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书房门边出现，“谈甚么，那么高兴？”

李太太进来了。

才一点点时刻，她已经换了衣服妆扮，紫色的胭脂配橙红窄裙。

她闲闲坐下来，眼睛并没有看书丈夫，嘴裹却说："李作荣，你看我对你多好，找到个小美人来替你推轮椅。"

雪虹不自在，可是想起管家叮嘱，只装作听不见。

李太太似笑非笑："李作荣，你答应我的事，可一定要办到埃"

这对夫妇好不奇怪。

只听得李作荣回答："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李太太仰著头笑起来，"那太好了。"

她忽然走近轮椅，恶作剧地按下一个钮，轮椅立刻打转。

她笑著走出书房。

雪虹非常震惊，急急接停轮椅，并且叫看护来照顾病人。

李作荣十分镇静，"不用了，我没事。"

雪虹不出声，内心气忿。

"我累了，送我回房间。"

一名看护已经迎上来接手，雪虹只得返宿舍梳洗。

她正想吃午饭，忽然管家的电话到了。

"李先生叫你一起午餐。"

她下楼去大宅，刚好看到李太太驾著一辆红色开篷跑车离去，她又换了衣服，穿著黑色皮外套，鲜红的指甲更加夺目。

这是一个不安于室的女子。

李作荣根本不能进食，他只能自管子吸收营养剂。

饭桌上放著精致的小菜，只得一双筷子。

雪虹觉得李太太应该陪他多一点。

李作荣彷佛明白她的心意，轻轻说："对著我，她说吃不下舨。"

雪虹不以为然，她痛恨所有凉薄的人。

她肚子饿了，吃很多，添了两次饭。

饭后，她推他到电视机前，选择了历史节目。

看了一半，他问："这场战争叫甚么？"

"世纪初奠边府之役，越南大败法国，争取到独立。"

“你对历史很熟悉。”

“我不过读电视杂志中节目简介。”

李作荣笑了。

雪虹忍不住说：“法国人强马壮，兵力充沛，怎么会一败涂地。”

李作荣答：“轻敌。”

原来如此。

“告诉我关于你自己。”

雪虹只得说：“父亲是教师，早逝，兄嫂当家，母亲和我与他们同祝”

“嗯，还算和睦吗？”

“世上很少真正融洽的家庭。”

李作荣嗯地一声。

雪虹立刻噤声，她实在讲太多了，再不住嘴，后果堪虞，她不再说话。

片刻看读来接李作荣去注射。

雪虹感慨万千。

偏厅里有一张茶几，上面放著许多银相架，都是李作荣在受伤之前拍摄，他高大英竣神采飞扬，朋友全是名人，他们一起打球、出海、跳舞、饮宴……今日，都不来了。

开头，一定全带著鲜花来慰问，轮流陪伴伤者，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渐渐把他遗忘，只剩轮椅、水远忠诚。

管家走过看到她。

“雪虹，休息的时候到了，明早还有许多事做。”

“是。”

她速速回宿舍。

小小单人床非常舒适，差点睡过头。

天蒙亮，她忽然惊醒，匆匆梳洗，走到大宅。

顾姨正团团转，咦，是甚么事叫她这老手为难？

看到雪虹，她说：“你来就好了。”

她拉著雪虹到二楼，才走近主卧室，已经听见摔东西的声音。

谁，雪虹吃一惊，莫非病人手脚可以活动了？

随即觉得没有可能，一定有别人在房里。

果然，李太太的声音传来：“口说无凭，你给我打个指模。”

声音冰冷，一点感情也无。

顾姨说：“雪虹，你进去看一看。”

她是新人，大不了丢掉工作，顾姨真聪明。

雪虹却见义勇为，毅然推开房门，走进主卧室。

只见睡房陈设一如医院，摆满仪器。

李太太大约刚回来，身上仍然穿著黑皮衣皮裤，手中拿著一叠文件，一脸怒气。

看到雪虹闯进，她吆喝：“谁叫你进来？出去！”

雪虹一个箭步走到李作荣身边。

可怜的他混身不能动弹，只有双眼可以转动，眼神震惊恐惧。

李太太的手放到驳到他喉头的氧气管上。

雪虹做了一件她不应做的事，她伸手把李太太的手格开。

那艳女大怒，伸手来打雪虹，雪虹来不及闪避，脸上狠狠著了一记。

还好，这时候看护已经急急赶到。

李太太转身离去。

雪虹也顾不得一边脸热辣辣发癌，松出一口气。

只听到李作荣说：“我要求看护廿四小时轮更。”

顾姨说：“是。”

“还有，请区律师来一趟。”

顾姨马上出去办事。

这时，李作荣才说：“谢谢你，雪虹。”

雪虹不出声。

她合力与看护把李作荣搬上轮椅。

看护替病人梳洗，雪虹到厨房斟杯咖啡喝。

顾姨迎上来说：“幸亏有你。”

雪虹忍不住问：“李太太要的最甚么？”

顾姨笑了，“钱。”只一个字。

当然，不然，还有甚么。

“为甚么不给她呢？”

“已经给她很多，不过，有人嗜赌，又有损友，还有其他癖好。”

“为著钱，不值得吵。”

顾陈讶异，“你这孩子好不天真。”

雪虹微笑，“所以一定做不长，会被轰走。”

顾姨欷嘘：“医生说，李先生的生命也已走到尽头。”

雪虹都猜得到。

“他的心肺已经千疮百孔。”

所以那个妻子那么急著要他签署文件。

女佣来报告：“区律师来了。”

管家急急出去，过一刻她差人来唤雪虹。

“李先生请你也来。”

雪虹看到一身鲜红的李太太得意洋洋以胜利者姿势出现。

区律师轻轻代当事人宣：“我，李作荣，辞世后将一千万美元现钞，赠予雷翠云女士。”

李太太仰起头大笑。

区律师请顾姨及雪虹做见证人。

雷翠云正眼也不看丈夫一眼，她得偿所愿，头也不回的离去，她没有再回来，大宅清静许多，临终的人花钱买到最后的宁静，贵是贵了点，也付得起，无所谓。

雪虹仍然不多话，不过，那本生物妻成为好题材，每一篇内容都那么有趣，她轻轻读出：“蜉游是朝生暮死的昆虫吗？这种说法，错，也对，蚌螺嘴部已经退化，不吃束西，早上变成的蜉游才活一天，可是幼虫在水里却生存两三年，这么说来，生命又不是太短了。”

隔了一会儿，李作荣问雪虹：“你最希望得到甚么？”

雪虹毫不犹疑答：“升学。”

“为甚么？”

“学问终身享用，有本事，可以找到好工作，自力更生。”

“说得好。”

“可要再读一段?

“不必了，我想休息。”

日子过得根快，雪虹一直小心照顾李作荣。

一次，陪他出海，轮椅推到甲板上吹海风，那日，他的精神相当好。

“请握住我的手。”

雪虹轻轻握住他那双没有知觉的手。

“我的灵魂受肉体拘禁。”

雪虹不语。

“但根快会重获自由。”

甲板前端有阳光，雪虹把轮椅推到那个角落。

“你在我处服务了多久？”

“不知不觉已两个多月。”

李作荣含笑，“看到许多怪现象吧。”

不料雪虹答：“我甚么也没看到。”

李作荣点点头，“下星期我会回到医院去。”

“为甚么？”

“屋里设施不敷用，我需要多做一次手术。”

雪虹急道：“我陪你去。”

“那裏用不著你。”

雪虹颓然。

“我得辞退你了。”

“为甚么解雇我？我可以帮你看头看尾。”

“你不应做这些粗工。”

“我不介意。”

“倘若我有痊愈机会，再请你来工作。”

还有那样的机会吗，雪虹依依不舍。

第二天早上，管家给雪虹一只信封。

雪虹无奈，只得告辞。

管家说：“司机会送你回市区。”

雪虹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便黯然离去。

回到家中，母亲兄嫂都没有问她去了甚么地方，一看小小卧室，已经堆满杂物，看样子，这个家也不能久留了。

幸亏雪虹很快找到工作，重操故业，做接待员，早出晚归，低著头，少看家人古怪面色。

可是雪虹的脑海中一直浮现著在李宅经历的奇人奇事。

一日，上头忽然传她，雪虹忐忑地走进老板房间。

“请坐。”

雪虹坐下来。

老板和颜悦色，“雪虹你怎么不早说，原来李作荣是你表哥，我们是老朋友。”

表哥?

“他派人关照过，说你明年即往美国升学，想争取工作经验，故投考本公司，可是，做接待员岂非委屈。”

“呵，不怕不怕。”

“张小姐处有一助手空位，你去帮她吧，”他向对讲机吩咐数言，那张小姐立刻进来，把雪虹带走。

一句话，只凭有能力的人一句话，雪虹便脱了苦海。

隔一日，管家顾姨出现了。

“雪虹，还好吗？”

雪虹受宠若惊，“我刚想找你向李先生道谢。”

“你且坐下，我有话说。”

雪虹忽然醒悟，“李先生健康如何？”

顾姨没有回答，她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雪虹，你的愿望是升学？”

“是呀。”

“李先生愿意无条件资助你学习及生活费用。”

甚么？雪虹霍一声站起来，泪盈于睫。

“雪虹，恭喜你如愿以偿，好好把握机会，我们会帮你物色适合学校以及选择学系，明年一月可以成行。”

雪虹声音颤抖，“为甚么？”

顾姨微笑，“人与人之间讲缘份。”

“我想亲自向他道谢。”

顾姨黯然，“他已不愿见人。”

“手术结果如何？”

“手术失败，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埃”

顾姨也十分沮丧，“世事有时真不公平。”

不过，她随即振作起来。

“雪虹，你好好学习。”。

她告辞了。

雪虹在工作岗位上学到许多，大部份同事对她忽然都变得诚心诚意，尤其是张小姐，完全没有私心，都叫雪虹感激。

离走之前，她把薪水全部交给母亲，家人的面色也缓和了。

“升学？奖学金？”兄嫂重现笑容，“去加州念管理科学？”

真像做梦一样，可是开学日期一天比一天接近，雪虹渐渐知道是事实。

同事替她办了一个欢送会，老板特地来参加，并且说：“雪虹，毕业返来有职位等著你。”

雪虹好不感激。

就在那天下午，顾姨又来了。

“雪虹，请你明早十时到李宅。”

宾虹兴奋，“可是李光生想见我？”

顾姨沉默一会儿，“李先生已经故世。”

雪虹头顶上浇了冰水，“甚么时候的事？”

“上星期三。”

雪虹低下头。

“明日宣读遗嘱，李先生希望你在常”

“是，顾姨。”

“司机会来接你。”

那天晚上，雪虹没有睡著。

她清晰听见母亲咳嗽声，兄嫂絮絮商量家事，以及邻居的犬吠声。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雪虹松口气，起身梳洗，到楼下等车子。

她又来到李宅，顾姨亲自来开门，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手。

书房里有几个人比雪虹早到，其中一位是李太太，雷翠雪女士。

她穿著鲜艳的湖水蓝套装，浓妆，得意洋洋，目中无人。

雪虹有点怕她，在门口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雷翠云抬起头来看了雪虹一眼，她早已忘了这女孩子是甚么人，不以为意。

区律师咳嗽一声。

“今日，我宣读李作荣先生的遗嘱。”

雷翠云打断他：“先把一千万美元现钞给我。”

“雷女士”

“别噜嗦，”她嚣张到极点，“钱拿来！他答应过我。”

“请你先坐下。”

“咄，你命令我？”

眼看要吵架了，跟著雷女士来的律师说：“我的当事人有权先要求她的一份。”

区律师无奈，“好，我宣布李作荣于辞世后将一千万美元现钞，赠予雷翠云女士。”

雷女土大喝一声：“拿来！”

众人为之侧目。

谁知区律师点点头，“好，顾姨，麻烦你拿来。”

那该是一张银行本票吧，抑或，一只纸箱，里边全是现钞？

大家屏息等候。

连飞扬跋扈的雷翠云都暂时静了下来。

雪虹心中凄然，是甚么缘故，使雷翠云如此憎恨李？这里头一定有个原因，不足为外人道。

等了的五分钟，顾姨进来。

奇是苛在她手里捧著一大块砖头似东西，足有一尺半乘一尺半丁方，不算太重，灰朴朴，像巨型泥砖，她把那一大块东西放在书桌上。

区律师说：“雷女士，请过来须你的遗产。”

雷女土大怒，“开甚么玩笑，这是甚么东西？”

区律师忽然笑了。

众人面面相颅，不知葫芦里卖甚么药。

“雷女士，这是你那一千万美金。”

“胡说八道！”

“一点不假，你过来验过，速速领了就走，我还得宣读遗嘱其他部份。”

电光石火问，雪虹已经明白了，她哎呀一声，忍不住也微笑起来。

可是雷翠云仍然糊涂，凶神恶煞般暴喝：“我的钱呢？”

区律师说：“这就是你的千万美金，李先生著人把钞票捣成纸浆，压制成纸砖，我保证里头足一千万，一元不差，他答应你的事全部做到了。”

是，李作荣答应付她一千万，可是，没说那一千万会以甚么状态形式出现。

呵！李作荣大获全胜，可是，外人也永远不会明白，他为甚么如此憎恨雷翠云。

当时雷翠云脸色煞白，蹬蹬蹬边后三步，她喃喃道：“好，好，好。”

然后，跟著她的律师，头也不回的走了。

有人问：“那真是一千万吗？”

“千真万碓。”

“可以验得出来吗？”

“当然可以。”

雪虹也想问甚么，却被顾姨制止，“你别理闲事，好好去读书，也就是回报了李先生的善意。”

李作荣真是一个讲得出做得到的人。

《映像》

门铃一响，素球知道是妹妹来了。

打开门，果然是她。

素珊手中大包小包，更夸张的是，还有一辆手推车，上面放满箱子、盒子。

素球骇笑。“都是些什么？”

“小穗的生日礼物。”

素球帮著把手推车拉进来。“你太破费了。”

坐定了，素珊喝杯热茶，然后拆开箱子。

素球讶异。“咦，是一台电脑。”

“正是，小穗同我说，想要一台电脑做功课及游戏，我替她挑了这台。”

素珊本身是电脑工程师，说完，气定神闲在书房中把电脑装置起来。

“才八岁的小女孩，用得著这种高性能电脑吗？”

素珊微笑。“电脑这种工具，正属于普通人，大学教授、大作家、富商……用的全是电脑。”

“你对她真好。”

素珊把那台蓝绿色半透明的电脑插上插头，立刻示范。

“小穗放学回来看到，一定高兴。”

素珊又拆开一只盒子。

“还有？”素球更加意外。

素珊笑。“是一台数码摄录放映机，精采无比，通过扫描机，可摄制硬照，几乎万能。”

“太宠她了。”

“小穗平日在家怪寂寞，这种启发性玩具算是正当娱乐，不过，每隔半小时，要让双眼休息一下。”

“我会关照她。”

素珊把空盒子收舍好，陪姊姊喝下午茶。

“生活怎么样？”

素球叹口气。“我最怕你问这个问题。”

素珊说：“姊，人总要面对现实。”

素球看著妹妹。“我同你，真不似孪生姊妹。”

素珊笑吟吟。“我们分别是两名个体，我比你迟出生三分钟。”

“长得也不像，你美丽爽朗，活泼潇洒，我沈闷胆小，顾前怕后。”

“来，照照镜子。”

两姊妹站镜前，端详一会儿，素球颓然。“自惭形秽。”

“不，姊，你皮肤身段仍然一流，只不过发型化妆服装过分保守，缺乏神采。”

素球不语。

“还有，几时与王裕进摊牌？”

素球不语。

素珊说：“你要见他，几乎需要预约，你还不省悟，难道一辈子过这种日子？”

素球隔一会儿说：“他对小穗不错。”

“离了婚，他一样可以对女儿好。”

素球笑。“从未见过你那般苦口婆心劝人离婚的人。”

“分了手可以从头开始。”

素球说：“许多女人离婚后感情生活也就完结。”

“你不同，你是名建筑师关耀昆的女儿。”

素球大笑。“关耀昆另一个女儿还没有嫁出去呢！”

素珊看一看表。“不同你说了，我还有事，明天来教小穗用这批器材。”

素球送妹妹出门，看她开著欧洲名牌小跑车呼啸而去。

那辆跑车素球也坐过，只觉透不过气来，空间狭窄，令她产生恐惧，素球自用车是辆四驱吉普，高大得小穗可以在车厢中站起来。

下午四时，司机接了小穗回家，小女孩一看见阿姨的礼物，高兴得跳跃，因在学校已经接触过电脑，立刻上手，运用起来。

看到那部袖珍摄录放映机，更加欢喜，立刻对牢妈妈拍摄，并且即时把映像接驳到电脑萤幕上。

小穗是神童？不，发明这些器材的都是天才，用家只须会一二三即可操作。

素珊还未来指点，小穗已经玩得不亦乐乎。

小女孩并没有问父亲是否会来陪她过生日。

这些日子来，王裕进不知忙些什么，好像也挣了一点名利，报纸财经版上常见他的名字及照片，小穗会指著说："爸爸，爸爸。"

一年只出现几次：素球及女儿生日、中秋、过年，难怪素珊促狭地讥笑素球是个未亡人。

其余时间王裕进在什么地方？

当然另外有一个女人。

素球听说过，她叫冯妙屏，商业管理人才，长得十分秀丽，出身也好，所以会得含蓄低调地与人家的丈夫往来了数年而不招非议。

她好像与王裕进有点真感情，同某些找户头的女子不一样。

素球一直装作不知，涵养一流。

父母的修养比她更好，只同素球说："我们永远支持你。"

是家人的关怀使她度过这苦楚的三年：房子、汽车司机、佣人，全是嫁妆，她不愁开销。

素珊真是好妹妹，一点不与姊姊争，一有好处，一定留给素球，甚至哪个家务助理会做好菜，都立刻叫母亲让给素球。"妈妈，你再训练一名好了。"

因此，把素球婚姻失败的苦楚减至最低。

王裕进不陪她们母女，素珊补足，暑假寒假，一定与小穗四处旅行，有时逼她男友同行，令他怪叫。"又是迪士尼乐园。"

但是素球总下不了决心离婚，王裕进不提，她也不提，彷佛还在期待什么。

第二天，素珊未到，王裕进倒是出现了。

看见他，素球一怔，不由自主说：“稀客。”

王裕进有点不好意思。“我带了礼物给小穗。”

是一整间玩具屋，有各式家具，还可以亮灯，一家三口三个洋娃娃。

“她会喜欢？”

素球点头。“一定。”

其实小穗一早不玩洋娃娃了。

王裕进穿著剪裁上佳的西装，外型一流，仍然英俊潇洒。

素球问：“你今天来，可是有话要说？”

“不，我特地来看小穗。”

过片刻他也问：“你呢，你可有什么要同我说？”

大家都希望对方先提离婚二字。

幸亏不久小穗放学回来了，不然真不知还有什么对白。

小穗笑著取出摄录放映机拍摄父母对话。

王裕进问：“可要出去吃晚饭？”

素球实在不想强颜欢笑。“不客气。”

王裕进只得告辞。

小穗看著豪华的玩具屋说：“爸爸忘记我已长大。”

王裕进还记得有个女儿已经不容易。

稍后素珊来了，教小穗用互联网络，两人玩得十分尽兴。

她同姊姊说：“我有新消息。”

素球跳起来。“你要结婚了。”

“不，同你有关。”

“咄，我的世界无新事。”

“王裕进今天来过？”

“是，什么事？”

“江湖传说，他已与冯女士分手。”

素球一怔。“关我什么事。”

素珊笑。“可见你还有救，你莫希祈浪子回头，他另结新欢，是一名青春二线歌星。”

“告诉我干什么。”

“全然没有兴趣？”

素球不出声。

“离婚算了，你这样大方，一样可以与他维持文明友好关系。”

素球抬起头。

小穗正在露台拍摄猫儿打架，也许这具摄录放映机会启发她将来拍电影做导演的欲望。

“你想清楚，姊，还有几十年要过。”

“我会。”

天天晚上失眠，想足三年，不停检讨自己，日子久了，无限自卑。

也许，已经到了自救的时限了。

素球叹口气，这样懦弱，不知遗传自何人，父母都是勇敢的人，父亲苦学成功，白手兴家，母亲一边带大两个小孩，一边工作，鼎力支持丈夫……“妈妈，妈妈，笑一笑。”

小穗拿摄影机对牢她。

第二天下午，素球自外边回来，正与保母商量家事。

“小穗的芭蕾舞鞋与球鞋都得买新的了。”

“不见孩子大，一味见衣物缩。”

保母说：“星期三就得用。”

“我明早出去办。”

“顺便买些内衣裤。”

门铃急促地响了一下。

连保母都奇怪。“谁？”

素球亲自去应门。

门外站著一个陌生年轻女子，衣著合时，化著淡妆，但遮不住憔悴之态。

素球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可是她有第六感。

那女子微微抬起头来，轻轻说：“王太太，我可以进来吗？”

素球不得不问：“你是哪一位？”

“王太太，我是冯妙屏。”

呵，找上门来了。

素球应该立刻说声对不起没有空才是，不过她踌躇了，考虑了一会儿，她说：“请进。”

冯妙屏轻轻走进屋内。

她整个人像一个影子，轻飘飘没有力，身形十分瘦削。

佣人斟出一杯茶。

素球吩咐。“泡两杯咖啡。”

冯小姐坐下来，一时不知怎样开口。

素球问：“你来找我，有什么话要说，我可以怎样帮你？”

如果素珊在这里，她会笑得落下泪来。

什么，外遇找上门来，发妻还得问她需要何种协助。

那冯妙屏精神十分困惑，她说：“我与王裕进分手了。”

是又怎么样呢？

素球略微讽刺地问：“这又关我什么事？”

“我不知道，”她用手掩住面孔。“我只觉得无助、绝望、羞耻。”

素球说：“你是受过高深教育，有工作经验的女子，这一切都会过去。”

怎么反而叫关素球来安慰第三者，她才是受害人呀！

只听得冯妙屏说下去。“他有了另外一个人。”

说到这里，突然哭泣起来。

“五年了。”她泣不成声，似哀悼时间飞逝。

什么，素球一怔，竟那么久了？还以为只有三年。

“王太太，你会否叫他回来？”

原来如此。

素球答：“我要是叫得动他，一早就叫他回来。”还会有你这第三者吗？

“你难道什么都不管？”

素球冷冷看著冯妙屏，原来她是想假手王太太的力量来除掉这个新欢。

素球替冯小姐添一杯咖啡，闲闲道：“王裕进在外边的事，我管不著。”

“多年来他都在外留宿，你不动气，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素球并不笨，她知道这是还击的时候了，她一字一字地说：“我与王裕进早已离婚，我俩已经脱离关系，他没同你说吗？也许不想再婚吧。”

本来苍白的冯妙屏忽然面如死灰。

素球心里说：是你自己送上门来，怪不得人。

冯妙屏颤声问：“你俩早已离异？”

素球点点头。“所以，我什么都帮不到你。”

这时，大门打开，小穗放学回来了。

保母迎上去。“小穗，妈妈有客人，快来跟我洗手吃点心。”接著吩咐司机去买水果。

冯妙屏看在眼里，忽然说：“你的生活很丰足。”

“我不是靠王裕进。”

“他一直说你不肯离婚。”

“他没有对你说出真相。”

冯妙屏心死了。“他一直骗我。”

素球轻轻说：“一个人不可能顺利一生，纵有挫折，也得尽力克服。”

冯妙屏掩脸。

小穗换上便服过来，手上还是拿著心爱的数码摄录放映机。

素球说：“还不去做功课。”

小穗笑著走开。

素球觉得是送客的时候了，她站起来。

“冯小姐，我还有事。”

那冯妙屏脚步有点踉跄，毫无方向地离去。

剃人眉毛者终于也被人剃去眼眉。

素球不能同情她。

她把她喝过的茶杯丢进垃圾桶里。

小穗走近，素球将女儿拥在怀中。

“妈妈，那阿姨是谁？”

“一个推销员。”

“她卖什么？”

“本来出售青春热情，现在已无本钱。”

小穗没听懂，刚想发问，保母叫她做功课。

晚饭时间，素珊来了，穿著珊瑚色缎裙，钻石项链闪闪生辉，分明是要去参加什么宴会。

她说：“我还剩半小时，来陪小穗。”

素球说：“将来你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时间就轮不到小穗了。”

“谁说的，届时我们两家一起祝”

“谁陪你疯。”

素珊却说：“小穗，来，拍摄了什么片段，让阿姨看看。”

刚接上电脑，手提电话响，主人家来催她赴宴，她只得匆匆离去。

她答应明天再来。

素球打了一个呵欠，今日真忙真累。

半夜，仍然醒了，孤枕独眠，醒来也没有人可以说一句半句话。

她摸索著到厨房喝杯水，经过书房，一点睡意也没有，便走到电脑前坐下，她开亮了小小台灯。

小穗拿著机器拍了好几天，到底拍了些什么？素球不禁好奇，看看也好。

素珊说的对，电脑非常容易用，按下钮就可以看，萤幕出现小穗拍摄的家庭电影。

咦，映像非常清晰，两只小猫打架，你追我逐，十分有趣，素球笑出来。

忽然镜头一转，萤幕出现了两个人，男的正是王裕进，一派悠然地在说话。

女的佝偻著背，双臂紧紧抱在胸前，是谁？

哎呀，是她自己，是关素球，她一时间竟没把自身认出来。

素球震惊得张大了嘴，似遭人掌掴，这么苍白憔悴的竟是她？

可不是，镜头推近，特写中的她双眼充满恨意，怨怼之情毕露。

素球按下暂停钮，放大映像，这下子她可看清楚了自己。

怨妇，只有怨妇才会有这样的眼神，一直以来，大家以为关素球看得开，她也以为自己是超人：冷静、镇定、置身度外。

可是摄影机忠实的镜头出卖了她，看，她双眼毒得会放射利箭。

原来她的真面目是这样的。

素球跌坐在椅子上，她用手捧著头。

半晌，鼓起最大勇气，继续看录影。

啊，冯妙屏出现了。

她的欢乐时光已过，轮到她尝试遭人遗弃的滋味，她异想天开，竟以为可以联合关素球的力量来对付别的女人。

冯妙屏五官乾涸，握紧拳头，有求而来。

素球自己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她斜眼盯著冯妙屏，嘴角不由自主，微微歪到一边，似在冷笑，又像是幸灾乐祸。

天啊，素球啪一声关掉电脑，两个可怜的女人，抛却自尊，被无良异性把弄而不自知。

她终于看清楚了一切。

天蒙蒙亮了。

素球斟了一杯冰水喝，看著窗外的曙光，她心中顿悟，就在晨曦中，她不费吹灰之力放下过去数年背得几乎精神崩溃的重担，抬起头来，一脸平和。

“妈妈。”小穗叫她。

小穗听见声响，起来探视，素球连忙打点她上学。

然后，素球伸了伸四肢，深呼吸几下，打电话到王裕进办公室。

“我找王裕进。”

秘书问：“请问你是哪一位。”

“王太太。”

秘书好似不相信，也难怪她，根本王太太从来没有出现过，她有点为难。

隔一会儿，王裕进的声音终于传过来。“素球，真是你，这么早，什么事，小穗可好？”

“你别担心，一切正常，是我有话要说。”

“你有话说？”

王裕进不置信。

真的，那么些年了，一直沈默的素球会有话说？

一向以来，她不是个哑巴吗？

素球轻轻说：“麻烦你来我处，我想与你谈谈离婚的事。”

王裕进一时不知怎样反应，有一段时期他非常希望妻子会自动放弃，今日，他又不想她如此撇脱。

“我马上来。”

“好极了，谢谢你。”

王裕进半小时后就赶到。

“小穗在学校里？”

“是，你我可自由说话。”

“素球，你要离婚？”他仍然要占嘴舌便宜。

“是，”素球说。“我不得不同意离婚是没有选择中的选择。”

啊，她竟变得这样会说话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

“我看清楚了自己。”

“什么？”

“我只有一个条件：小穗跟著我直到成年，你随时可来探访，我不须任何赡养费，亦无其他要求。”

王裕进对于妻子这样大方，十分意外。

“我会请区律师做文件，届时你去签名即可。”

他不出声。

送给小穗的玩具屋放在书房门口，他走过去，蹲下来，把三个玩偶放在小沙发上。

“看，父亲母亲一个小孩一家三口。”

素球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像对著一个陌生人似。

“我们也是一家三口。”

素球不答。

“我太忙工作，急急想摆脱岳父的阴影创业，忽略了家庭生活。”

他还是想找理由替自己开脱。

素球问：“我所说的，你都同意？”

“我没有意见，我会负责小穗生活费用，并且希望你将来即使改嫁，小穗也不会改姓。”

“你放心。”

王裕进吁出长长一口气。

他原本可以告辞，但却一直坐著，茶都凉了，仍然不走。

这曾经是他的家，只住了几个月，几乎连洗手间在哪个角落都已经忘记。

他心里还有一件事。

半晌，他问：“你可是有了别人？”

素球失笑。“你以为是励志电影或小说？失婚妇人一下子遇到更理想的人，过著比从前幸福百倍的生活，不不不，我打算独自抚养小穗。”

“那么，你以后”

素球不想多说。

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她今日纯粹谈手续问题，她不想诉苦，王裕进也不是诉苦的对象。

“我的话已经讲完。”

他忽然道歉。“素球，对不起。”

素球嗤一声笑出来，送前夫到门口。

王裕进离去。

素球吩咐佣人收拾他的衣服杂物，装箱送到慈善机关。

一个上午办妥许多事，素球对自己的办事能力另外有新的估计。

中午，素珊得到消息赶了来。

“姊姊，恭喜你。”

“你又来揶揄我。”

“我由衷替你高兴，区律师已把好消息告诉我。”

“这还算是好消息？”

“怎么不是，从此你可摆脱阴影重新开始。”

素球感喟。“以后也没有什么事可做。”

“噫，姊姊，人生充满意外，越是无心，越有奇遇。”

素球不出声。

“王裕进从此少了你这个挡箭牌，他可烦了，听说冯妙屏不放过他，搞得身败名裂也要与他同归于荆”

“你看你高兴得那样子。”

素珊不以为然。“我干么要大方，我看过你的眼泪。”

“没事了，早就乾了。”

素珊说：“冯妙屏要求赔偿千万。”

“真傻，钱有什么用。”素球欷。

“忍声吞气是一门极高深的学问。”

“拉扯著越坠越深，尸骨无存，真不值得。”

“我们出去喝茶。”

素球想起。“我要替小穗买鞋子。”

“一起去，我陪你。”

数天之内就办好所有手续，素球母女如常生活，素珊仍然时时来陪她们。

她带来更多新玩意儿。

“看，小穗，最轻便的卫星电话。”

“阿姨有无线电脑鼠。”

“这是一个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洋娃娃。”

那具摄录放映机，已丢到一边，不大理睬了。

她父亲送的生日礼物更放在一角从来不碰，她们对玩具的态度是“会做什么”？

光是坐著不动的无声玩偶才不稀罕。

素球自嘲：她之所以遭到淘汰，也是因为不够精采。

玩具屋里一家三口永恒长相厮守，现实不是这样，现实比较残酷。

素球取起摄录放映机把玩，自镜头看出去，世界十分奇异，充满新鲜。

《玉手》

所有的悲剧都在刹那间发生，周素亭教授遭遇的是一场车祸。

并不是她的错，清晨，她约了学生在图书馆等，一个醉酒驾驶者刚回家，他超速切线，为著闪避迎面而来的货车，他驶到对面，与素亭的车撞个正著。

已是两年前的事了，素亭却记得很清楚，偶然还会自噩梦中惊醒。

她的车子翻滚两下，她被夹在仪表板与座位之中，安全气囊已经弹出，但是她不能动弹。

头脑十分清醒，忽然不甘心。“妈妈！”她大声叫，就这样完了吗？还有许多事未做，本来打算在明春做新娘呢。

然后，油箱爆炸了。

素亭不觉得痛，但感到热力直逼全身。

这时，忽然有人发狂地试图把她拖出车厢。

她夹得很紧，但是那人不放弃，用一支铁器大力敲击扭曲的车厢，终于，他喘息著不顾一切把素亭拉到马路中央。

素亭失去知觉，她没听到车子爆炸。

看，三言两语就把影响周素亭一生的意外交代过了。

她在医院苏醒。

睁开双眼，看见男朋友冯灼规的面孔。

素亭放心了。“我还活著。”

“是，你无恙。”灼规轻吻她的脸。

“发生什么事？”

灼规忽然落下泪来。“我永远爱你。”

素亭恻然，想伸手出去替灼规拭泪，她的右臂打了石膏，只得伸出左臂。

素亭瞪大了双眼。呵，她没有左手，左手齐肘之下，一无所有，裹著纱布。

她尖叫起来。

当值的苏医生抢进来替素亭注射。

“周小姐，失去手臂已是不幸中万幸，请镇静下来，你很快会康复，可以过正常日子。”

素亭迅速噤声，理智与修养教她接受现实，她叹口气。

冯灼规与苏医生也深深吁出一口气。

除出失去左小臂之外，素亭一头头发也全烧光，脸颊需要植皮。

这些表面创伤在两年后全部痊愈，素亭她装上精密义肢，左手运作如常。

婚礼只延迟了五个月。

冯灼规仍然爱她，她也不觉自卑。

不过，从此素亭再也没有开过车。

她有极大恐惧，不能面对驾驶盘。

冯灼规十分体贴，每日往返接送素亭上下班。

心中有无阴影？当然有，但是周素亭一直以理智控制得好好。

当日冒险救她出险的是一位当值的警察，他因此获得英勇奖章，并且，也成为周素亭及冯灼规的朋友。

肇事的醉酒驾驶人也获得法律制裁，事情似乎已经平息。

素亭仍然在大学教书，她养成了戴手套的习惯，电子义肢戴著手套，更不易发觉。

最介怀的人，反而是素亭本人。

有时，独自在家，她会除下假手，不发一言，凝视伤臂良久。

以后，余生，都得接受这个惨痛的事实。

并且，得像无事人一般，感激上苍。

一日，冯灼规提早下班，神情兴奋，声音几乎颤抖。

“素亭，素亭，过来，我有话说。”

素亭自电脑桌前抬头笑道：“升级了？”

“你且听我细说。”

素亭说：“洗耳恭听。”

“今日，苏家杰医生来找我。”

苏家杰便是当日诊治她的医生，素亭静了下来。

“他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素亭勉强地笑笑。“说来我听。”

“苏医生说：断肢可以再续。”

素亭一时不明白。“可是我的左手早已烧毁，不能保存。”

“素亭，你看，”冯灼规取出剪报。“法国里昂医院一组国际医生成功续肢：经过一项历时十三小时手术，某纽西兰商人成功获得他人捐赠的手臂，运动自如，同截肢前毫无不同。”

素亭呆祝

她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一段新闻，医学昌明超新，已达不可思议地步。

“苏医生问你可愿一试。”

“什么？”

“素亭，该组医生愿意再作一次实验。”

素亭觉得匪夷所思。“那我岂非成为科学怪人。”

“同移植眼角膜或心脏没有分别。”

素亭忽然笑。“移植别人的手？”

“是。”

“谁的手？”

“愿意在死后捐赠器官的人。”

素亭骇笑。“不不不，我已接受事实，不作他想。”

灼规沈默，轻轻把手放在妻子肩上。“素亭，我想你快乐。”

素亭缓缓答：“我并非不快活。”

“可是，连你的学生都说，周教授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活泼开朗。”

“年纪大了，总不能蹦蹦跳跳老十三点。”

“素亭，我知你耿耿于怀。”

“终于嫌我了。”素亭微笑调侃丈夫。

“你知道我永远爱你。”

素亭感动，与丈夫拥抱。

“为你，我会去看苏医生。”

“不，”冯灼规说。“为你自己，因为我爱你直至海枯石烂，可是，我想你一如从前那样爱自己。”

第二天，素亭去看苏医生。

医务所的空气总是比别处冷冽。

苏医生说：“你来了。”

“是。”素亭的声音非常轻。

“手术还在实验阶段，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你是第三人。”

“失败如何？”

“吃一点苦，恢复原状。”

“成功呢？”

“若肌肉、神经、血管、骨骼都接驳成功，你可得回一只真正肉手。”

“不可思议。”

“是，”苏医生十分兴奋。“这是亚洲第一项类此手术。”

“为什么选中我？”

“素亭，病人需要极度镇定及理智应变。”

周素亭笑了。

“你的意外多少已影响到婚姻生活。”

素亭点头，她变得自觉、拘谨、紧张，灼规一定觉察到。

从前，可以与他一头跃进碧波游泳潜水，流连忘返，现在，她已放弃水上活动。

淋浴也变成一件最私人的事，她躲起来偷偷进行。

素亭黯然。

“灼规说，他一点都不介意，可见是你狷介。”

素亭轻轻说：“不，他会怕的，正如将来孩子们会害怕一样。”

苏医生很温和地说：“假使你有这种心理障碍，很难生儿育女。”

“你说，灼规是否对我失望？”

“不要管他，他对你的爱不变，你只须为自己著想。”

素亭笑。“彷佛我是整件事里的唯一小人。”

“他说，他想重新欣赏你更衣。”

素亭吁出一口气，沈思良久。

她终于问：“在何处签名？”

回到家，她躺在床上休息。

会是谁的手呢?

苏医生说，那会是同文同种同性的一只手。

他又说，连心脏脾肺那样重要的器官都可以更换，一只手，又算得了什么呢?

将来目的，是换掉脑袋吧。

她作了一个梦，断手已经续回，毛茸茸，是一只野兽的前爪，素亭尖叫起来。

一头一额都是冷汗，她把义肢除下，趁丈夫不在家，松一松。

像那些永不在男人面前卸妆的爱美太太一样，她不想灼规看到她的断肘。

素亭哭了。

一直忍著的眼泪流下，极之痛快地大哭一场，然后倒头昏昏睡去。

冯灼规下班回来，轻轻敲门。

素亭醒来，头痛欲裂，连忙装上假手，披好外衣。

“苏医生说你同意进行手术。”

素亭点头。

“什么时候？”

“他会通知我。”

“噫，这几天我或许要到纽约开会，可能需要改期。”

素亭说：“不，你尽管动身，我会照顾自己，你在身边，反而增加我压力。”

灼规凝视她。“我明白。”

素亭苦涩地说：“祝我成功。”

“苏医生说他非常有把握。”

过了两日，素亭送丈夫出门。

那天傍晚，她就接到苏家杰的电话。“今晚禁食，尽量睡好些，明朝八时正在医院见你。”

素亭的心似要自喉头窜出，强自镇定。

“灼规还未抵达纽约。”

“我会派人通知他。”

那一夜，素亭也不打算睡觉，她把书房收拾得乾乾净净，将银行存摺，保险箱锁匙都放在当眼之处，并写了一张便条纸给丈夫，想了半晌，只写下“永远爱你”四个字。

她伏在书桌上盹了一会儿，收音机闹钟唤醒她，她梳洗更衣出门去。

苏医生正在等她。

素亭微笑。“我可以看看那只手吗？”

“接驳成功，你自然可以看到它。”

“它可是一只美丽的手？”

“绝对是只玉手。”

素亭豁达地将她自己交给医生。

手术时间比预期较长，整整进行了十六个小时，七位专家聚集手术室，最终缝合皮肤之时，苏家杰带头鼓掌。

素亭苏醒。

苏医生同她说：“已经通知灼规，他一办完事立刻赶回来。”

素亭疲倦地说：“手，给我看手。”

她只可以看到纱布带下的五只手指。

手指纤长，皮肤白皙细致，指甲形状漂亮，她想命令这只别人的手做简单的动作，却力不从心。

苏医生安慰她。“须过几天才能活动，接著还得接受一连串物理治疗。”

素亭觉得宽慰。

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穿短袖衬衫。

接驳处有一条红线，加些化妆品，不是仔细看，根本不觉异状，素亭已可灵活运用这一截人工接驳成功的剪臂。

它是一只美手，比素亭自己原来的手还要漂亮，素亭本身的手呈长方形，指尖像圆锤，但是移植手却五指尖尖，十分细柔。

谁，是谁的手？苏医生不允透露。

手术成功，一点排斥现象都没有。

周素亭的生活起了微妙变化。

她恢复信心，放开怀抱，又做回原来活泼开朗的周素亭，她又重新用双臂拥抱丈夫，甚至在背后用双臂勾著他的脖子叫他背她走。

冯灼规对苏医生这样说："最快活的人是我。"

夫妻关系终于完美得像恋爱时期一样。

一日下午，素亭在厨房做点心，冯灼规正在读报，忽然看到一则有趣新闻，便叫妻子。

素亭走出来，笑嘻嘻问："什么事？"

这时，冯灼规忽然看到素亭伸出左手，拨了拨头发，侧著头，斜飞了一个眼神，无限柔媚。

他看得呆了。

素亭从来不曾如此娇美，她也没有搔首弄姿习惯，不过，忽然做来，出乎意表地动人。

"叫我干什么？"

灼规说："再做一次。"

素亭莫名其妙。"做什么？"

"再拨一次头发。"

素亭尴尬。"你取笑我。"

她爱娇地用左手掩住嘴，挤到灼规身边坐下。

冯灼规在电光石火间忽然想起：左手。

一切都是那只外来的左手。

左手把它前生的习气也带了来，种入周素亭的生命里，但它的新主人却茫然不觉。

他曾经握过这只玉手，只觉柔若无骨，与素亭的右手大有分别。

现在，它又自作主张，频频做出一些可爱小动作。

手的前主人，一定是个极之俏丽的年轻女子。

隔几日，冯灼规去找苏医生。

“请透露手臂捐赠人的身分。”

苏医生只允略说一二。“是位二十余岁的美貌女子，不幸车祸丧生，脑部死亡，家人同意将全部器官捐赠。”

“真豁达。”

“姓名我不可透露。”

“我明白。”

“回去好好享受生活。”

“她是学生、抑或是职业妇女？”

苏医生推搪。“我不清楚。”

冯灼规知道医生不会多讲。

那天，他觉得颈膊酸软，分明是帮女同事搬桌子时伤了肌肉。

素亭说：“我替你按摩。”

灼规意外，素亭几时学会这一套？

可是她双手一碰到他肩膀，已知是会家，用力恰到好处，无限熨贴舒服，紧绷扭曲的肌肉立刻松弛。

“素亭，帮我按一下太阳穴。”

“遵命。”

冯灼规哗一声。“十指回春，从此我多一项私人享受。”

他心花怒放，握住妻子玉手亲吻。

素亭咕咕地笑。

生活如此愉快，素亭的左手居功甚伟。

这只手不但懂按摩，而且会做一手好菜；煎炒炖都是能手，冯灼规在家吃饭的次数渐多。

他留意到妻子在处理大学工作之际，仍然用右手多，书写、打电脑、翻文件，全不用劳驾左手，但是在厨房就用左臂，让右臂休息。

怪异？

是，但冯灼规已习以为常。

他已知道那不是一只普通女子的手。

那么懂得服侍异性，可见是个人才，他独自到图书馆去找旧报上新闻来看。

交通失事……妙龄女子……约在五个月前……他查了三天。

有了。

“名媛王绮兰雷雨之夜车祸身亡，富商挚友傅德峰哀伤欲绝。”

她叫王绮兰。

冯灼规连忙去找资料，他在报馆有朋友，中学同学张国泰现在是跑新闻的名记者。

他问：“可需要用私家侦探？”

阿张答：“王绮兰的资料十分丰富，我们编辑部就一大堆，你可以来看。”

一个下午他就了解了王绮兰的一生。

家贫，父一早失踪，母亲是一名售货员，由外婆带大，十三岁那年在街上被星探发掘，加入影坛。

阿张说：“我见过她真人，美人该是那个样子，她有一个特点，记性非常好，对人极之体贴：永远知道宇宙日报的张大哥爱喝威士忌加冰……”

上帝是公平的，王绮兰没有温馨的童年，可是，她有异常的美貌。

“她根本没有机会好好拍戏，富翁排队一个个想结交她，玩了好几年，累了，跟著傅某。”

照片摊开来，各种阶段王绮兰都是活色生香。

“美人也有不如意之处，傅氏元配病逝，她想正式结婚，但是傅家子女坚决不允，不知怎地，傅氏也觉得不是再婚的时候，两人酝酿分手。”

“然后呢？”

“发生了车祸。”

冯灼规沈默。

阿张问：“为何对王绮兰这个人那么感兴趣？”

“她的生命，有何目的呢？”

“一颗灿烂的流星，装饰了都会的夜空。”

冯灼规苦笑。

他的目光落在一张彩照上，对牢镜头巧笑倩兮的王绮兰左手搁下巴边，无名指上戴著一枚硕大的黄燕钻，这正是他所熟悉的玉手。

不知怎地，冯灼规打了一个冷颤。

那天，回到家里，看到妻子正在剪指甲。

素亭举起左手，细细欣赏。

灼规不动声色，轻轻握住她的双手。

他须严密注意这只手。

不知是否他多心，最近，素亭的手似乎有点轻佻，与同事或朋友说话的时候，总会拍一拍对方的肩膀，或是替人家理一理领带。

也许，熟朋友之间不拘小节，但是，平日那么端庄的周教授忽然多了这类亲昵的小动作，教人迷惑。

对于这一切变化，周素亭并不自觉。

在一个慈善舞会里，素亭艳压全场，她一直搀扶著一位年近八十的校董，那老人忽然年轻起来，邀请周教授跳舞。

半小时后，他宣布捐助大学建设一座图书馆。

冯灼规十分震惊，他知道大学想要一座新图书馆已有十年，不料今夜老人一时欢喜，竟即时答应。

周素亭一直陪在老校董身边，喁喁细语。

终于散会了。

素亭松一口气，愉快地抱怨。“累坏人。”

灼规不出声。

回到家，匆匆卸妆，素亭躺在床上，很快憩睡，她的左手放在胸前。

冯灼规轻轻走过去，握住那只手。

他低声说：“我知道你有灵性。”

手指蠕动一下。

“欢迎你来我家生活。”

“我知道你向往婚姻生活。”

手一动也不动。

“但你须明白，所有成功的关系，须双方体谅合作，素亭是大学教授，你要为她设想，投入她的性格。”

说到这里，灼规叹口气。

“我是否傻子？对牢一只手说话。”

左手忽然抬起来，轻轻抚摸灼规的脸颊。

“看，我一早知道你会明白。”

手缓缓垂下。

“多谢你与我们合作。”

这时素亭转了一个身，呢喃说：“灼规，你同谁说话？”

“与你说话。”

“明天再讲吧。”

她又呼呼入睡。

灼规放心了，他握著妻子右手直至天亮。

也许纯是心理作用，这一晚之后，周素亭做回周素亭，一点异样都没有了。

但是，她仍然煮一手好菜，有空替丈夫按摩肩膀，并且，用左手化妆。

一年后，苏医生替素亭检查手臂。

“感觉如何？”

素亭说：“百分百正常运作。”

苏医生点头。“手术成功，报告呈上，希望将来可以广泛应用，造福人群。”

素亭伸出左手，细细端详，咕咕地笑。“我并没有辜负这只手，我学会许多从前疏忽了的技艺，改天，我还打算去学缝纫呢。”

苏医生也笑。“我真替你高兴。”

做了扫描，发觉骨骼、肌肉、神经，完全连接生长，与右手无异。

趁素亭更衣，苏医生问冯灼规。“为什么不出声？”

“我觉得那只手似有独立生命。”

医生笑。“我的四肢也一早全不听话，力不从心，明明想玩，却躺了下来。”

“不，我指有灵性。”

“冯大哥，你的想像力太丰富了，手的肌肉细胞没有记忆。”

“真的没有？”

“医学上全无根据。”

“人类的医学，其实还十分不足吧。”

“我们一日比一日进步。”

“但是，对人体了解有多少呢？”

“最近英国有一少女患心肌炎，医生停顿了她心脏及脉搏，用仪器维生，人工做血液循环，六天之后，她苏醒过来，如今正常生活。”

“可是，心脏为什么在休息之后会自动复原？”

“我们不知道。”

冯灼规笑了。

“但是医生做得到的已经很多。”

“我绝对尊重医学。”

苏医生问：“婚姻生活如何？”

“美满快乐，希望终生如是。”

苏医生说：“羡煞旁人。”

素亭更衣出来，两人离开医院。

到了家，冯灼规说：“暑假我们到北欧度假。”

素亭转过头来，轻轻说：“你无心工作，只想玩耍。”

他握住妻子的手深吻。

素亭的手轻轻抚摸他的眼睛眉毛，耳朵嘴唇，似要用触觉辨清他的容貌。

手指轻柔曼妙地扫过他整张脸，然后伸到他颈后，拨弄他的头发，无限爱恋欢愉。

冯灼规长长吁出一口气，他低声说：“我们真幸运。”

“是，失而复得，是天下最高兴的事。”

两人紧紧拥抱。

左手好像更紧一点。

《骗子》

曾经一度，嗯，大概有一年左右吧，齐仲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她叫林长风。

他连她的名字都迷恋，时时在心中默诵。

秀丽俏皮的长风却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她喜欢迟到。

每次约会，不论是约谁，总得迟到，是长辈呢，迟十五分钟，约男朋友，迟半小时，例迟。

上班也迟，天天迟足一小时，她在林兴国律师行做事，老板是她慈父。

迟到的她一抵现场总是娇俏地道歉，大部分人都会原谅她，坐著等又不累，算了。

唉，打扮须时嘛，况且，漂亮的小姐，哪个不迟到。

只有耿直的齐仲才会与女友正式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

“长风，守时是帝皇的美德。”

长风笑笑。“我不是贵族。”

“迟到真是坏习惯。”

长风收敛了笑容。“我不想一个人坐著乾等。”

“没有人叫你早到，准时即可。”

“我家没有钟。”赌气了。

“听听这是什么话。”

“你送只钟给我。”

“华人的规矩，钟是不能送人的。”

“那别怪我迟到。”

齐仲选了一只钻表送女友，可是，美丽的长风仍然改不了迟到的习惯。

都快论婚嫁了，齐仲的心温柔地牵动，也只得随她去，再说她，怕伤了和气。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一日，齐仲在办公室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你姑妈来了，住宇宙酒店一三二房，你买份礼物去探望她，她怪想念你。”

“遵命。”

下了班，立刻去北欧著名银器店选了一条项链，赶到宇宙酒店。

半途手提电话响，是长风找他。

“想吃芒果芝士蛋糕？好，三十分钟后在宇宙酒店咖啡室等你。”

齐仲的姑妈是国际著名的名画家，作风有点像乔治亚奥姬芙，略带商业性，十分受欢迎，生意做得颇大。

白衣白裤中年的她迎出来与齐仲拥抱。

“送什么给什么都有的国际名人呢？”

姑妈说：“一个吻。”

姑侄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她送齐仲一幅素描，他们又谈了一会儿，齐仲才告辞。

他准时到咖啡座等女朋友。

呵，又迟到了。

这次迟了很久，二十五分钟后还不见人影。

齐仲有点不耐烦，目光浏览，被他看到邻座女客。

不论有没有女朋友，男性总是喜欢看漂亮的女孩子。

邻座女郎真的十分标致。

傍晚，已经在喝香槟，穿便装，可是有股娇慵味道，五官特别，大眼睛配肿唇，与长风那种传统秀丽不同。

她伸伸懒腰，站起来就走。

侍者追上去。“小姐，账单。”

她瞪一瞪大眼睛。“我住一三二号房。”

侍者被慑祝“是，是。”

女郎转头离去，留下一阵令人迷惑的香氛。

齐仲这才想来，他姑妈正住在一三二号房，何尝认得这个野性女郎，白请她大吃大喝。

骗子。

都会里什么人都有，大骗子骗财骗色，小骗子骗吃骗喝。

齐仲并没有起来叫酒店守卫抓住女郎。

想必是肚子饿了，才做这种事。

长风终于来了，伸手在男友肩上一拍。“怎么，等得呆了？”

齐仲一看表，发觉她迟了足足四十五分钟。

假使她稍微准时，齐仲就不会看到刚才那一幕。

不知怎地，齐仲有点反感。

浪费别人时间，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他不出声，客观地打量女友，只见她若无其事的叫了蛋糕与饮料。

晚饭的时间都已经到了。

齐仲不想多讲，那晚，他很早送了长风回家。

在书房埋头苦干时，不知怎地，老是想起那女骗子的大眼睛，真奇怪。

长风打电话来。“你今天不高兴？”

他淡淡答：“没有。”

语气完全变了，叫他自己都吃一惊，缘起，缘灭，连当事人都控制不了，从前等她等得心甘情愿，每一分钟都是兴奋的期待，此刻，齐仲的想法完全不同。

他不愿意每次约会都等上三刻钟。

长风在另一头说：“明天一起去吃墨西哥菜。”

“明天我有事。”

“什么事？”

“我姑妈自纽约来。”

“是名画家齐玫丽？”

“正是她。”

“齐仲，介绍我认识。”长风语气兴奋。

“让我看看她有没有时间。”

一次，约了齐仲的外婆喝茶，她也迟到半小时，害得齐仲如热锅上蚂蚁，团团转，幸亏老人家明白事理，不予计较，这次，不必了。

齐仲说：“我还要写一份报告。”

他挂断电话。

第二天下午，他到酒店去替姑妈查账，果然，一瓶克鲁格香槟，一客白路嘉鱼子酱已打入账目。

他想了一想，第六感告诉他，那女郎会再出现。

他们那种人多数有胆色，无智慧，不知该何时收手，一次得手，尝过甜头，一定会再回头。

差不多时间，齐仲到咖啡座去等。

一样是等，且不知伊人会不会出现，但是齐仲不介意，人，有时候真怪。

等了不久，目标出现了。

女郎穿白衬衫，窄脚牛仔裤，却蹬了一双红色细高跟拖鞋，妖异中带些天真，邪气里见艳丽。

她大胆地坐下，一点也没有惧色，依旧叫了香槟。

侍者认识她，笑著说：“是一三二号房挂账吧。”

她头也不抬。“正是。”

齐仲笑。呵，故技重使。

他站起来，走到女郎面前，轻轻说：“一三二号房？”

女郎冷冷抬起头来。

呵，大眼睛水灵灵，小肿嘴彷佛有千言万语，这样美貌女子，在都会中应吃得到大茶饭，何用学宵小骗一瓶酒？

当下，她板著脸说：“走开，不然，我叫警卫人员。”

作贼喊捉贼呢！

齐仲还来不及开口，一名警卫人员已经走近。

那大汉说：“这位小姐，请随我到办公室。”

女郎脸色发青，僵坐著。

齐仲立刻问：“什么事？”

“先生，与你无关，这位小姐冒认住在一三二号房。”

噫，东窗事发。

没想到姑妈那么精明，每天都查账。

“小姐，你不能不付钱。”

齐仲开口了。“我姑妈齐玫丽住一三二号房，”他取出名片。“我们挂她账，不信，请你与她说话。”

警卫人员挤出一个笑容。“昨天”

“抱歉，昨日我与朋友喝了一瓶酒，忘了告诉她，是我错，由我负责。”

警卫人员立刻拨电话到一三二号房，讲了几句，笑容满面说：“齐小姐说，以后请你在单上签个名。”

他说完就退下。

齐仲对那骗吃的女郎说：“来，我们换个地方。”

那女郎已没有适才那么神气，不过大眼睛仍然无惧。

她与他走出宇宙酒店。

齐仲说：“以后，换个地头。”

她嗤一声笑出来。“你不要以为你救了我。”

齐仲答：“我没有那样讲过。”

“大不了赶出去，明日挣到钱，一样照来。”

“何必到这种咖啡座。”

“游客多呀！”原来是伴游女郎。

齐仲微笑。“那你又没人结账。”

她露出沮丧的样子来。“东南亚经济不景气，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全不来了。”

连她们都受影响，可见社会运作真是一环扣一环，有一个环节松脱，全民受罪。

齐仲生性活泼大胆，可这个时候，也知道女郎不是善男信女，不便与她太过熟络。

他说：“再见。”

那女子却说："齐先生，谢谢你。"

眼尖，刹那间已看到名片上的小字。

齐仲暗暗佩服。

"你不问我叫什么名字？"

齐仲微笑，她们一定都有个可爱的、容易上口的名字，不是叫咪咪，就是叫珠珠，要不，叫明明，或是芝芝。

"我叫杨云云。"

果然，叠字，缠绵，像乳名，搬到公众场所来叫，已经掀开一层纱。

齐仲觉得太危险，向她扬扬手，往停车场走去。

事情完了吗？当然不。

过两天，姑妈要回纽约，齐仲负责送行。

临上飞机，她同侄儿说："男人也有名誉，交朋友要小心。"

齐仲微笑。"才喝你两瓶酒，话就多了。"

"忠言逆耳。"

把老人家送走，齐仲松口气。

一转身，看到个熟悉的苗条的身型，不知怎地，他的心咚一跳，长腿细腰，那样婀娜，难道是那女子看到朋友，回过头来。啊，不是她，是另外一个美女，整个城市都布满正在寻找机会的美人儿，长得好真是幸运。

齐仲低著头回公司。

长风已经找过他好几次，秘书说："林小姐有急事。"

齐仲知道她脾气，所谓大事，不外是心爱的时装被人捷足先登之类。

他还来不及覆电，长风又找上门来。

"我十分钟后到你办公室。"

"长风，我有事要做，可否稍等？"

"我有要紧事。"她的声音紧绷。

"十一点半我才有空。"

宠坏了，齐仲作为她的男朋友，也有责任。

她铁青著面孔上来，齐仲亲手替她斟一杯咖啡。

“可是掉了一只心爱的耳环？”

长风不出声。

“我陪你去挑最新的款式。”

“齐仲，你不忠。”

齐仲吓一跳，明明是清白身，却无缘无故胀红面孔。“你说什么？”

“许挺峰说在宇宙酒店咖啡座看到你与艳女卿卿我我。”

哗，通天眼顺风耳，世人太爱管闲事。

长风双目通红。“这么多年来你目不斜视，我也不过是贪你这点好，现在你人已变。”

“那不过是点头之交。”

“她是歌星王宝娟可是？”

“不不不，她说她姓杨，我不知她是什么人，你请放心好不好。”

“以后，每天下班，我都要你陪著我。”

齐仲一听，不禁啼笑皆非，这岂不是比结婚更惨？此风不可长，不可让东风压倒西风，长风欺压齐仲。

“长风，我有人身自由。”

“你不答允？”

“没有成年人会答应如此苛刻条款。”

长风出言恫吓。“你可是想分手？”

齐仲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不觉一愕，仔细沈吟，这倒是另一个选择，这样骄纵的女友，如何服侍她一辈子。

这时，秘书来催齐仲开会。“业主在等呢。”

“抱歉。”齐仲站起来。

长风真不会挑时候，偏偏闹到人家办公室来，话没说完已经被打断。

一小时后，齐仲自会议室出来，长风已经走了。

秘书同齐仲说：“林小姐说，请你想清楚了答覆她。”

齐仲啊一声。

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刻赶了去道歉、赔小心，那天晚上，他工作至深夜。

累了，蒙头大睡，天未亮起来，神清气朗，淋浴后一个人去酒店吃早餐。

八时未到，咖啡座没有什么人，一眼看到她在角落看报纸、吃腌肉蛋。

理智点，应该即时离去，换别的地方坐，可是齐仲却身不由己，双脚自动走到她身边。

“你好，这么早？”

女郎抬起双眼，眯成一条线。“咦，真巧。”

这才看清楚她身上还穿著灰紫色缎裙，分明一夜未寐，可是丝毫没有倦意，脸上仍闪著莹光，真天生该吃这行饭。

她摺好早报。“请坐。”

齐仲老实不客气坐下。“怎么老碰到你。”

“也许，是我紧紧跟著你。”

齐仲问：“环境好些没有？”

“托赖，这两天有阔客，我们这种人，早已习惯三更富，五更贫。”

“总也得有点节蓄。”

她笑笑。“没想过。”

齐仲正在踌躇是否要问她拿电话号码，女郎忽然看著他身后说：“唷，不好，那可是你的女朋友？面色如墨。”

齐仲以为她开玩笑，一转头，却看见长风与朋友正站在门口。

碰上了，真奇怪，像一场独幕剧，重要的角色全部聚集一堂，一决雌雄，在该刹那解决恩怨。

长风走过来，盯著齐仲。“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齐仲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女郎却见义勇为。“这位小姐，你别误会，我们不过刚刚碰到。”

长风怒不可抑，伸出手来，掌掴齐仲。

齐仲原本可以挡得住，可是怕伤了女友，略一迟疑，脸上已经著了一记，十分响亮清脆啪地一声。

长风的朋友立刻过来急急把她拉走。

齐仲颓然坐下。

女郎调侃。“你女友好凶。”

齐仲觉得他有必要检讨感情前途。

女郎又说：“都是我不好。”

“不关你事。”

女郎取出一枝笔，在齐仲手背上写下电话号码。“有空找我。”

她站起来离去。

齐仲叫结账，侍者过来说：“那位小姐已经付过。”

“啊？”

“她住二五○号房。”

“不不不，”齐仲连忙说。“这一顿由我请。”

这位杨小姐好像从来没有付账的习惯。

当众吃了一巴掌，齐仲内心反而释然，已经赎了罪，再也不必解释什么。

他回公司一直做到深夜。

没有长风的电话骚扰，工作进行奇快，真不知是悲是喜。

从前，那娇嗔的声音每隔一会儿便会响起：“还未下班？”，“想不想我？”，“待会儿可要来吃宵夜”，“一个人无聊死了”，“电视上一个好节目也没有”……他总想赶了去陪她，多多少少分心。

隔了几天，他发觉齐仲与林长风分手的消息已经在亲友间传开。

他一句话都没说过，那么，一定是长风张扬出去的。

齐仲的生活经验比长风丰富了一点，他知道这种事，越沈默越好，否则女方尤其吃亏。

呵，还有一件事，那个写在他手背上的电话号码，他即日就洗掉了，他没有那样大胆，敢找上门去。

年底，长风宣布结婚，没有请客，只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

齐仲瞪著那段启事很久，恍惚间老是觉得新郎应该是他。

但是，朋友告诉他，那是富商梅景桓的长子梅立展，与长风堪称门当户对。

那么快就从头开始，且修成正果，把齐仲丢到脑后。

不过，齐仲反而松了一口气，喏，是她负他，不是他亏欠她。

他们在伦敦举行婚礼，齐仲辗转看到了结婚照片，戴著钻冠穿著白缎的林长风犹如公主一般。

朋友好奇地问："有无后悔？"

齐仲十分得体地回答："我配不起她。"

那天，假使长风没有迟到……

还想来干什么，现在，专心一志痴痴等她的，已是另外一个人。

接著的一年，齐仲在工作上有惊人优异成绩，一连替公司拿了好几个大奖，也赚到奖金。

他是个低调的人，仍然勤奋办事，不过，总想把喜讯告诉某一个人。

周末，他时时在人多的下午往大酒店咖啡座喝茶，没有空，也巡一巡，与熟人打个招呼。

暗暗注意，有没有一双大眼睛。

终于一日，有人叫住他。"齐仲，怎么一个人？过来一起坐。"

那桌坐著同事老张夫妇，另外还有不认识的一位小姐。

"齐仲，我替你介绍，我表妹卓永。"

那卓小姐大方娴静，只微笑点头，神情可亲，齐仲立刻觉得是可以做好朋友的那种女孩。

他与他们坐在一起，不舍得走，谈了一会儿，建议到一间新开的法国餐厅试菜，由他请客。

张氏夫妇有点会意，立刻推掉其他约会，含蓄地同表妹说："法国菜吃不胖人。"

卓永连忙说：“我喜欢喝冻薯茸汤。”

张氏夫妇暗暗欢喜。

那一晚之后，齐仲开始独自约会卓永。

他发觉她从不迟到，他准时，她只比她晚一步。

齐仲深深感动，有这样美德的女子实在不多了，况且，她有高尚职业，经济与精神完全独立，有涵养，富幽默感，不爱交际锋头，优点甚多，齐仲深深敬爱欣赏她。

冬日出差到纽约，他心血来潮，忽然走进第五街帝芬尼珠宝店，选购一枚钻戒，放在胸前口袋，带回家。

卓永来接他飞机，在停车场，他取出小小淡蓝色盒子，打开来，结结巴巴求婚……卓永戴上指环，一贯温和地说：“很漂亮，又合尺寸，我极之高兴。”

他们紧紧拥抱，两个人都喜极而泣，世人多如恒河沙数，芸芸众生寻找合适伴侣，谈何容易。

齐仲与卓永都是化繁为简高手，只打算注结婚，请亲友观礼。

找新居才花了一个下午，是朋友介绍的宽敞旧公寓房子，装修齐全，两人看一眼就决定买下来，交装修师傅布置。

他们到巴黎度蜜月，乐而忘返，一住就个多月，成为酒店熟客，住房部天天送酒送花。

终于到了结账的时候，齐仲一看账单，不禁意外，知道不会便宜，却没想到会这么贵。

什么，每天都有一瓶香槟挂在他账上。

这是谁？

电光石火之间，他明白了。

他冲下大厅。

到了柜台，他查询会计。“谁天天在咖啡座喝一瓶克鲁格香槟？”

“齐先生，我立刻替你问领班。”

领班特地出来见他。“是一位美丽的华裔女郎，说是齐先生的妹妹，挂账。”

齐仲不怒反笑。“每天什么时候来？”

“五时左右，齐先生，她是否你妹妹？”

“是，是，账目没有问题，我现在付清。”

他一脸欢喜回到房中，卓永纳罕。“什么事那样高兴？”

“今晚几点钟飞机回家？”

“十时半，还有时间，九时到飞机场未迟。”

还可以作最后活动。

下午五时，卓永到罗浮宫买纪念品，齐仲去咖啡座寻人。

一眼就看见她。

头发虽然剪短，身型仍然诱人，正在喝齐仲请客的香槟呢。

他走向前招呼。“杨小姐，你好。”

女郎笑吟吟抬起头来。“还记得我呢。”

“一早就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不打个招呼？”

她笑说：“你来度蜜月，太不方便了。”

“我们算老朋友。”

“是呀，认识已超过一年。”

才一年吗？齐仲讶异，发生那么多事，彷佛半生已经过去，怎么只有一年？

“恭喜你。”

“谢谢，生活还好吗？可是已在巴黎落脚？”

她娇慵地答：“还不是老规矩骗吃骗喝。”

齐仲笑了。

“你太太很娴淑，我很替你高兴。”

“是，她十分成熟懂事，我很幸运。”

“那打人的骄纵女对你无益，绝非良伴。”

“她嫁了一个条件胜我多多的好人。”

“咦，每个人都有好归宿，只除出我。”

“你并没有寻找归宿呀！”

她朝他眼。“我有得喝就行了，不与你说了，我约了人呢！”

齐仲问：“喂，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吗？”

“当心太太生气。”
“她不是那样的人。”
“那更不应叫她猜疑。”
“是是，”齐仲唯唯诺诺。“多谢指教。”
她似一只蝴蝶般翩然飞出酒店。
刚巧卓永回来，看见刚才那一幕。
“那是你的朋友？”
齐仲答：“是。”
“从未听你提起过，是个美人儿呢。”
齐仲笑。“所以不敢提呀！”
卓永也笑。“你得解释一下。”
“在飞机上我慢慢说给你听。”
卓永又说：“我看过账单，谁在这个多月内天天喝掉一瓶香槟？”
“放心，我都会告诉你。”

《炫耀》

柏芳在选购时装。

售货员小姐笑容可掬地说："粉红色毛线衣配铁灰色百褶裙，你看如何？"

柏芳心中想：都快成为都会大学的校服了，每个女人都有一套，她摇摇头。

她并不是急用，可是有空的时候选定一两套晚装，免得临时找不到衣裳头痛。

多年来她穿著高贵但单调的黑色小小吊带裙，实在腻了。

"柏芳！"

谁，谁的声音那么大？

一看，是个粗眉大眼的年轻女子，好面熟。

"柏芳，在挑衣服预备参加下月初的舞会？"

舞会，甚么舞会。柏芳茫然，但是她维持礼貌的微笑。

"一班同学，数你最忙，大家都请不到你来参加聚会，听说还是因为刘仕明的缘故。"

呵，想起来了，是旧同学张慧殊。

柏芳立刻陪笑，唯唯喏喏。

"这次舞会，你一定要来，欢迎携眷参加，你已找到新男朋友了吧，人家刘某都快结婚了。"

柏芳无言，只是傻笑。

"对不起，我男友叫我，舞会见。"

那边真有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叫她，她速速过去挽著他的手离去。

柏芳呆半晌，低下头。

毕业已经两年，大家都还记得她与刘仕明那一笔账，坏事传千里，人们永远只记得他们要记得的事，好事不出门，柏芳是宇宙电子公司升得最快，最获信任的年轻职员，为甚么没有人提起？

就坚持她是被刘仕明遗弃的女子。

真不值，柏芳不是计较，亦非耿耿于怀，但是她也是人，不禁越想越气。

这时售货员过来说：“柏小姐没看中甚么？”

柏芳抬起头，“有无性感一点的晚装？”

售货员一怔，随即笑了，“这边，柏小姐。”

每一个人都有权改变作风。

柏芳试一套丝绒镶网纱短外套。

“哗，危险。”

旁边有另外一个艳妆的客人听见了转过头来笑，“就是要危险。”

柏芳是聪明人，立刻明白了。

售货员赞道：“柏小姐，真没想到你身段那么好。”

柏芳出去付钞票。

还没出门就后悔，这套衣服要来何用？

回到家，看到帖子了，果然，电脑科技系举行旧生舞会，欢迎携春，或伴侣参加。

去，一定去。

为甚么不去。

刘仕明再也不能威胁到她，干嘛要避著他，还要避到几时？

她立即报名付款。

不过，先要找个伴，这倒不难，有的是伴游公司，配一副首饰比较要紧。

她跑到姐姐柏舜家去，噫，谁敢问兄嫂借贷，这就是有姐妹的人的福气。

姐姐一听柏芳去旧生舞会，就拍著桌子说：“要炫耀，就索性做得好看一点。”

柏芳连忙说：“我并无此意。”

柏舜笑，“那是为著甚么，叙旧？”

柏芳没有答案。

“我去年订制了一套晚装，只穿过一次。”

柏舜把衣服拎出来。

柏芳大奇，“是套男人西装礼服。”

“人人穿低胸露背，你当然要与众不同，配大卷发，巨型吊灯钻石耳环，逢人一百公尺外就看见你，刘仕明在内。”

柏芳泄气，每个人都知道那件事，她颓然道，“我不去了。”

“找到伴没有？”

“我不去了。”

柏舜把那套礼服的外衣脱下，原来里头是一件小小白色背心，非常性感。

她把那副大耳环也拿出来交在妹妹手上，“两年啦，该有一个了结。”

柏芳低下头。

“有男伴没有？”

“没有。”

“到伴游社找一个最英俊的人。”

姐妹同心，不禁大笑起来，不过柏芳笑声有点凄凉。

她到伴游社订人。

“高大、英竣会跳舞，懂英语。”

一小姐，你的信用卡的号码。”

柏芳报上号码，但不想公布地址，“当晚六时，我在宇宙酒店的咖啡室等人来！”

如何认识?

柏芳忽然笑了,“胸前一朵白茶花。”多年前，母亲那一代，笔友相认，就是那样。

当天，柏芳打扮得无瑕可击，姐姐亲自来帮她化妆梳头，事事完美。

“多漂亮。”

“谢谢你。”

“晚会在甚么地方？”

“宇宙酒店。”

“祝你有一个偷快的晚上。”

到了酒店，柏芳发觉有人举行婚礼，新娘芽著仙子般的礼服，正在楼梯间拍照。

柏芳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

忽然听得有人在她耳畔轻轻说：“真热闹可是。”

一抬头，先看到那人襟前一朵白茶花。

呵，已经来了，很准时，柏芳放下一块大石。

柏芳回答：“我自小喜欢看新娘子。”

那男子虽无想像中那般高大英俊，胜在浓眉大眼，气质不俗。

柏芳说：“来，我们走吧。”

那男子纳罕，“去哪里？”

“先晚餐，后跳舞。”

“呵，呵。”

“记住，看到我的朋友，光是笑，不必说话，对我要殷勤点，千万不可与别人攀谈。”

那男子看著她不说话。

“我们到三楼去。”

“可是，”那男生说：“婚宴在二楼举行。”

“我们不是去婚礼，我们参加旧生会。”

“原来如此。”

柏芳问：“对，你叫甚么名字？”

“李立兴。”

柏芳有点意外，他们多数叫阿普阿积，没想到这一位肯以真名示人。

他一时没有离开之意，双眼仍然看著新娘子。

她不是美人，但娇俏可爱。

“你认识她？”柏芳奇问。

那李立兴点点头,“我的初恋情人。”

柏芳立刻知道认错人了。

她掩住嘴喊一声糟糕，马上向后退。

“喂，”他却不放过她，“站住，往何处去？”

“对不起，对不起。”

他似笑非笑，“我们有约，还是你主动的呢。”

这时，柏芳略为镇定，“我认错了人，抱歉。”

他摊摊手，“反正你也不认识那个人，有甚么分别？”

这倒是真的，都是盲约。

“不如将错就错，就是我好了，来，一起赴旧生会。”

这时，柏芳的手提电话响起来。

“柏小姐，我们是旅游社，对不起，彼得迟到，我们另外派约瑟给你，他廿分钟可以到宇宙酒店，你可否稍等？”

柏芳不由得生气，“不用了，约会取消。”

“可是，柏小姐”

“我慢慢同你们算账。”她挂断电话。

那李立兴佯装甚么也没听见，柏芳这时发觉他有一双会笑的眼睛，真可怜，饶是如此，也没留得住初恋情人的心。

今晚反正已经乱七八糟，柏芳内心忽然平和，“来，”她说：“一起去旧生会，记住，别乱说话。”

“你叫甚么名字？”

“伤心人。”柏芳索性开多一个玩笑。

“咦，我还以为那是我的注册专用名字。”

那娇小的新娘在众人簇拥下离去，李立兴吁出一口气。

柏芳怪同情，“你想诉苦吗？”

他低下头，“不，你呢？”

“我也不。”

她与他亲热地走进宴会厅，两人一般高大漂亮，许多旧同学为之侧目，转过头来看他们。

已经成功一半，炫耀目的已经达到。

“柏芳，稀客，欢迎欢迎，这位是你男友？过来这边坐，香槟还是马天尼？”

李立兴忽然笑嘻嘻轻轻握住她手，真是，要装就装得好一点嘛。

喝了一杯，柏芳情绪比较稳定，与男伴站在一角，静静看同学进常李立兴轻轻说：“今晚你真标致。”

柏芳微笑，“谢谢你。”

“如此可人儿，怎会无伴，需要临时拉夫？”

柏芳沮丧，“我也不知道，时也运也。”

李立兴又忍不住笑，他许久没有这样开怀，今晚也算是良辰美景。

“柏芳，过来这一桌。”

谁叫她？原来就是张慧殊。

“这位英俊小生是你今夜的男伴吗？”慧殊一向口无遮拦。

李立兴笑笑说：我是她每一天的伴侣。”

相芳瞪了他一眼：喂，叫你少说话。

果然，张慧珠打蛇随棍上，“那多好，对，请问你干哪一行？”

柏芳不由得紧张起来。

“我是运兴建筑公司的合夥人。”

柏芳暗暗好笑，真会吹牛，大名鼎鼎的运兴合夥人会追不到那女孩。

为安全计，她轻轻同男伴说：“别炫耀。”

慧殊耳尖，立刻听见了，她说：“是事实就不算炫耀，那么，李创运是你甚么人？”

李立兴欠欠身，“是我表叔。”

张慧殊表情完全不同了，肃然起敬，“呵，久闻大名。”

“不敢当。”

她马上把他俩搬到较好的位置去。

柏芳说：“叫你别多嘴。”

“人家提问，你不回答，没有礼貌。”

“李创运是你表叔？”

李立兴微笑，“可不是，刚才那新娘，就是我的表妹，一会儿到酒店二楼，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他们也要到深夜才散席。”

“你失了踪，不怕他们找你？”

“他们根本没期望我会出席。”

“发生了甚么？”

“她当我是大哥哥。”声音很低。

“你有否把心事说清楚？”

“是我错，我一直当她是小妹，然后有一日，她宣怖订婚，我感觉到晴天霹雳，为时已晚。”

柏芳暗暗好笑。

那边忽然有人说：“看，刘仕明来了。”

柏芳的心咚一声，身不由主，抬头看去。

是，是他，两年不见，他胖许多，人一胖就显得俗，可是，此刻刘仕明的庸俗又不止因为胖，他的西装太时髦，领带太花，头发太亮，笑容太假。

同柏芳记忆中的刘仕明有颇大距离。

奇怪，时间真是创奇者。

他拖著一个小个子女伴，她打扮得花团锦簇，身上所有可以戴首饰全部挂满珠翠，连头上都扣著钻饰。

李立兴问：“就是他？”

“是谁？”柏芳还想否认。

“令你成为伤心人的人。”

他真精灵伶俐，柏芳只得点点头。

“他不值得你伤心，他配不上你，那时你年幼无知，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如此而已。”

好话谁不要听，相芳感激莫名，“他配不起我？”

“当然。”语气肯定。

相芳微笑，“谢谢你。”

刘仕明忽然看到了她，”脸惊喜，撇下女伴朝他们走过来。

柏芳的笑容有点僵，索性抿住嘴，静观其变。

那刘仕明一个箭步上来，伸长了手待握，嘴裹大声说：“立兴兄，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你，加州理工同我们也有联系吗？”

呵，原来刘仕明看到的不是柏芳，而是李立兴。

看样子李立兴并无夸大身份，否则，刘仕明不会刻意过来捧著他。

这时，李立兴不慌不忙把身后的柏芳拉出来，“我陪女朋友来叙旧。”

刘仕明一看到柏芳，怔住，只见她打扮别致，秀发如云，模样可人，一只手紧紧握住男友的手。

呵，她飞上枝头了，原来做了李公子现役女伴，土别三日，刮目相看。

刘仕明身形顿时矮了三寸，忽然显得更胖，他问，“一起坐好吗，一起坐。”

座位已经安排好，他们坐首席。

李立兴帮柏芳脱下外套，只剩下小背心，相芳美好身段表露无遗。

她悄悄同他说：“谢谢你。”

“今晚已经第三次谢我，你好似口惠而实不至。”

“我已决定报答你。”柏芳大胆非常。

“真的，你打算怎样做？”

“赠你一百支香槟。”

“我有更好建议。”

“不知我可做得到。”柏芳有点心惊。

李立兴笑，一定没问题。”

“说来听听。”

“陪我到表妹的婚礼去走一圈。”

柏芳松口气，“没问题。”

他凝视她，“不准穿外套，要补一补胭脂。”

“可以可以。”

“来，”他拉起她的手，“我们去见一见列位长辈。”

他带著她到二楼，婚宴刚开始，在上鱼翅，他俩迟到，可是一进场就受到欢迎。

“立兴，到甚么地方去了，快来坐下，同叔叔坐还是同父母一起？”

李立兴施著柏芳一一介绍他的至亲：“我爸爸妈妈，叔叔婶婶，表哥表弟，这两位是新娘子新郎，各位，我女朋友柏芳。”

“呵，相小姐，你一早该来了？”

“请问柏小姐读书还是做事？。”

“这么漂亮，是否女明星？”

“柏小姐坐这边。”

柏芳坐下，喝了一碗汤。

唉，与李立兴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帮忙扶持是正经。

片刻，李立兴站起来，“我还有点事，早走一步。”

“你看他，又嫌我们闷了。”

立兴笑著告辞。

走到门口，柏芳松口气，“幸不辱命。”

“彼此彼此。”

她看著他，“要丢下你这么有趣的人，也真不容易。”

“我不该到加州升学。”

“可以等你呀。”

李立兴苦笑，“也许，人家心中从头到尾没有我这个人。”

“新郎很老实。”

“做我的表妹夫，还是乖一点的好。”

柏芳见他说得那么权威，彷佛已经恢复大哥哥的信心，不禁替他高兴。

“来，去跳舞。”

回到自己的晚会，发觉刘仕明与别人换了位子，坐在他们一桌上。

干甚么？为著接近旧女友？柏方又错了一次。

他是为著与李立兴，或是与李立兴的家势搭关系。

刘仕明递上名片，“立兴兄，几时代我约令叔一起吃饭。”

最叫柏芳欣赏的是，李立兴一贯诚恳，“好，好。”一点也没有骄傲的样子唉，柏芳想，她怎么一直没有机会认识如此优质的男子。

她坐他身边，肩碰肩，旁人一定以为他俩是密友，却不知二人今晚初相识。

摄影师过来拍照，李立兴大方地看著镜头微笑。

刘仕明不放过任何机会，“立兴兄闲时喜甚么消遣？”

“啊，”李立兴笑：“我旁骛甚多。”

“打高尔夫还是玩互联网？赛车、潜水？我都懂一点，你不介意的话，可以结伴一起玩。”真是交际好手。

他们那票人，坚持相信：你懂些甚么不要紧，你认识谁才最重要。

李立兴说：“这些时髦的玩意儿我倒不会。”

刘仕明诧异，“难道你喜欢古董？”

李立兴说：“我不过看看书或听听音乐。”轻描淡写地交待过去。

柏芳越发欣赏。

对刘仕明的纠缠，柏芳觉得讨厌，便拉立兴出去跳舞。

两人自快到慢，痛快地在舞池跳了半小时，出了一身汗，非常尽兴。

“许久没有这样高兴过。”

李立兴加一句，“我也是。”

两人忽然静了下来。

他替她拨了拔头发，她轻轻说：“我去补妆。”

近走廊有人叫住她：“柏芳。”

柏芳当然认得这把声音，他的主人是刘仕明。

她缓缓转过头来，看著他。

刘仕明有点困惑，旧女友竟如此娇艳，可见运气来了人会额外光采。

他搭讪，“好吗。”

“托赖，还不错。”

“柏芳，有一事想请你帮忙。”

柏芳没想到他会这样厚颜无耻，老著脸皮开口。

“我很想认识李创运。”

柏芳说：“我与李家不熟。”这是实话。

“柏芳，莫非你对我仍有芥蒂？”

她看著他，忽然根肯定地说：“没有，一点也没有。”

刘仕明放心，“你看你现在多好。”

“为甚么会那样说？”

“听张慧殊说，你快嫁入李家。”

柏芳笑得弯了腰。

“柏芳，君子成人之美，拜托你了。”

“你找错人了。”

“我愿意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

太少、太迟，柏芳已经不在乎。

这时，立兴我了过来，“柏芳，柏芳，呵你在这里。”

刘仕明识趣地退下去。

立兴问：“他对你说甚么，可是诉衷情？”

“不，从头到尾，他只是要求我介绍李创运先生。”

“噫，这不是难事，我可以做得到。”

“不必了。”

“假使可以叫你扬眉吐气，我乐意助一臂之力。”

柏芳感激，“不，已不需要炫耀，我的心结已完全解开，我做回我自己已经很好。”

立兴看著她，“这叫做顿悟。”

“时间晚了。”

“我送你回去。”

“我自己有车，李立兴，今晚真高兴，谢谢你。”

“我也是。”

两个年轻人拥抱一下。

柏方取过外套手袋，离开了舞会。

那天晚上，她累极而睡，做了许多好梦，甚至梦见自己做了母亲，女婴长得很丑，但她发誓爱她，然后醒了。

是姐姐来找她，一直按铃将她吵醒。

“哎呀，我要迟到了。”

“小姐，今天是星期天，你魂不守舍。”

柏芳呻吟一声，再倒在床上。

相舜惊叫：“你把我的晚装穿成一团烂布，发生甚么事，昨夜去打仗？”

“赔你也是了。”

“怎么搞的，自小到大，你都像个野小孩，我的耳环呢？”柏舜抱怨。

“幸保不失，在书桌上。”

“净得书桌没有梳妆台的女子都有著奇怪的命运。”

柏芳不出声。

“看到刘仕明没有。”

柏芳点点头。

“感觉如何？”

“年轻的我品味甚差。”

柏舜大笑，“为你牺牲一套晚装也值得，你终于明白了。”

姐姐兴高采烈的回家去。

星期一照常上班，同事把日报社交版放在她桌子上。

“柏芳，你看你多漂亮。”

舞会里拍摄的照片刊登出来，是因为李立兴的缘故吧。

“柏芳，你嘴巴真密，李立兴是你男友？”

“普通朋友。”

越否认越像真有其事。

舞会散了，一觉醒来，人家也就忘记一切，不宜有甚么期望。

接著柏舜也拨电话来问：“李立兴是甚么人？”

报纸的功能不容小觑。

柏芳如常生活，她时时在公司忙到晚饭时间。

舞会已是个多星期前的事了。

电话响个不停，秘书已经下班，相方亲自接听。

才喂一声，对方已经认清她的声音。

“柏芳，我是立兴。”

相芳高兴得不得了，老实地说：“我还以为你去如黄鹤。”

“我出差到三藩市去了一趟，脑海中全是你的倩影，怎么都丢不下，故此一回来即刻致电，唉，一周不见，如隔三秋。”

柏芳只是笑。

“来接你下班可好？”

“半小时后我可以走。”

“一言为定。”

挂了电话，柏芳欢呼三声，握紧拳头说：“ＹＥＳ！”

《晚晴》

大学公布成绩，建筑系二年级生郑有均被取消升级资格，换一句话说，他已被踢出校门。

父母的震惊不能以笔墨形容。

全家都是优秀分子，郑家孩子是十项全能：英语讲得像土生儿，中学起习法语，中文也会写读讲，又是运动好手，喜爱音乐。

大哥大姊都以第一荣誉毕业，家长期待有均也循例照做。

可是不，他竟然被系主任开除。

郑先生特地自公司赶回家，叫有均站在他面前，尽量心平气和地与他对话。

可是他双手在颤抖。“有均，发生什么事？”

有均十分坦白。“我没有兴趣。”

“对建筑系失望，可以选读别的科目。”

“不，我不想读书。”

“不读书，做些什么？”

有均伸个懒腰。“我不知道。”

郑先生终于忍不住提高声音。“在这间屋子里，由我包膳食住宿零用，由我立例，暑假后你给我到美国去读书，不然就别姓郑。”

谈话就此结束。

郑太太自己不开口，找了大女儿来同有均谈判。

“到底是什么原因？旷课，不交功课，与同学打架，对教授无礼……”

有均用手捧著头不响。

“第一年读得好好，第二年变成这样，是什么叫你愤怒？”

有均不出声。

姊姊有群问：“是因为父母闹离婚的事影响情绪？”

有均索性躺到床上。

“大人有大人的意愿，与你无关，你把书读好即可。”

有均一声不响，他不想分辩，也不想吵架。

“你有你自己的前途，从此辍学，你想做信差还是售货员，发脾气也不能以前程作赌注。”

有均双眼看著天花板。

“自小你是比较敏感，老实说，看到秘闻杂志上大肆宣扬父亲与青春艳星的情史，我也有点吃不消。”

有均忽然说了两个字：“羞耻。”

有群按著弟弟的手。“傻子，那与你无关。”

有均转过身去面对墙壁。

“好好休息一个暑假，九月到美国去升学，我会替你找一间学校。”

“我不去。”

“脾气那么僵，吃亏的是自己。”

姊姊走了，大哥有祥来看他。

他并没有教训小弟，对功课的事一字不提。

他只是说：“在家过暑假至闷不过，大哥送你来回飞机票，这是我在温哥华英吉利湾公寓的门匙，你去度假静思可好？”

有均由衷感激大哥。

“地址与零钱都在信封里，出了飞机场，租部车子，海阔天空，你一定喜欢。”

至少没有家长在耳边噜苏，大哥救了他。

有祥大力拍打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有均背著一只背囊就上了飞机。

内心已平静不少，觉得过去六个月的行为也许是过激一点。

他喜欢建筑系，也有能力读上去，可是情绪狂躁不安，根本无法集中学业。

从窗户看出去，一片云海，俗世事好似离得很远，他终于松口气。

二十岁的郑有均轻轻闭上眼睛。

到了目的地，他用钥匙打开公寓大门走进去，电话铃已经在响。

“大哥？”

“是，还喜欢吗？”

“很好，多谢你的安排。”

“储物室有滑雪及潜水器具，脚踏车在露台上，你随便用。”

有祥不多话，一下子挂了线，使有均舒服。

他到附近义大利小饭店饱餐一顿，回来淋浴休息。

不知睡了多久，耳畔彷佛传来母亲哭泣声，真似噩梦，明明是她，只得有均与她同住，知道她为婚变伤心欲绝，可是一到白天，母亲又化好浓妆，穿金戴银地出外交际，真可怕。

他醒来，披上外套，到英吉利湾的海滩去散步。

天阴，微雨，有雾，沙滩上别有情调。

一条浮木上有飘逸的影子，看仔细了，是个华裔女子，穿白衬衫卡其裤，头发绾在脑后，正在沈思。

有均想与她招呼，又不敢，在不远处坐下。

另一旁有个不住问问题的小男孩，一直缠住他爸问：“蟹为什么打洞？”

“躲起来。”

“躲谁？”

“敌人。”

“谁是敌人？”

“也许是人类。”

“人类为什么要伤害别的生物……”

有均好久没有这样轻松过，不觉微笑。

冰淇淋车子驶近，有均买了三色蛋筒请那小男孩。

忽然听得有人说：“请我吗？”

一抬头，正是那女子，没想到她容貌如此秀丽，有均一怔，连忙送她一客覆盆子。

他搭讪说：“天雨都这么多人。”

“今晚放烟花，市民都来霸个好位置。”

有均意外。“什么日子？”

“国庆日。噫，你是游客？”

有均落寞地点点头，不知怎地，同陌生人倾诉起来。“我被学校开除，到这里来面壁静思。”

那年纪明显比他大的女郎并不觉得是大新闻，淡淡说：“什么时候都可以读书。”

有均的耳朵受用。

这些日子来他听到的只有各式各样的责骂，很少这样体贴的话。

雨忽然下得急了。

女郎没有外套，有均脱下自己的外衣罩她头上，两人过了马路，回到公寓楼下。

“你也住这里？”

有均笑答。“二楼，你呢？”

“八楼，原来是邻居。”

有均鼓起勇气。“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女郎非常大方。“我叫周晚晴。”

多么好听的名字。

做人，早晴是有少年运，晚晴则代表晚年过得好，更加重要。

周小姐有一股特殊慵倦亲切之态，郑有均不小了，二十一岁已属成年，为这名秀丽的异性吸引。

“来，请到八楼来喝下午茶。”

有均毫不犹疑接受邀请。

八楼景致更为宽广，女佣人捧出茶点。

有均不禁对她的身分好奇，是什么人，富女、外遇、有夫之妇？

她家里很舒服，乐声细细，红茶浓冽芬芳。

“几点钟放烟花？”

“十点正开始。”

没想到一来就碰到这样盛事。

喝完茶，年轻的有均盼望地问：“还可以见面吗？”

周晚晴微笑。“每早我都在楼下泳池游泳。”

“八点钟可以看到你吗？”

“再早一点。”

“明早再会。”

有均在大哥的沙发上睡著了，忽然看见周晚晴婀娜地朝他走来。“咦，到底还是小孩子，你不看烟花？”伸手推他。

有均惊醒。

窗外恰巧“蓬”一声，红绿色烟花似一把流星雨般洒开，如一朵硕大的菊花，光彩夺目。

看热闹的群众欢呼鼓掌。

大哥的主意真好，现在他完全一个人了，可以静静想个清楚。

用失学来抗议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教父亲痛心，吸引他注意力，他会因此与母亲重修旧好？

不可能，他有他的欲望需要。

有均忽然之间明白了是非。

他深深叹息。

接著，姊姊的电话也来了。

都那么关心这个小弟，还想怎么样。

不过，他嘴巴仍然倔强。“我不回大学。”

可是有群也学了有祥那套，再也不与弟弟争辩学业问题，只是问：“还开心吗？”

“还好。”

“替我买半打波比勃朗○三一号唇膏，快速邮递寄返。”

“还有无其他差使？”

“会不会买女人内衣裤？”

有均笑。“为大姊，没问题？”

“CK中码肉色紧身小背心六件。”

“喂，只有这里才买得到吗？”

“便宜一半你可知道？”

“你会在乎差价？”

“在这个事倍功半的世界里，难得有便宜可拣，不亦乐乎。”

有均都写了下来。

“挂念你。”

“我也是。”

因时差的关系，该睡的时候反而睡不著，第二天有均一早出外跑步，自街头跑到街尾，喝一杯咖啡，回到公寓大厦，换上泳裤，跃进暖水池。

他潜到池底，噫，永远躲在这里，不再现身，倒也是理想的结局。

至于生活费用……真棘手，不知是否可以叫母亲寄来。

头几年没问题，老大了，二十六、七了，还做伸手牌，怎么过得了自己那一关。

有均重新冒出水面，深呼吸。

他看到跳板上有一个窈窕人影，轻巧地跳进水中，只得“噗”一声，水花不溅，好身手。

那女子游近，却是周晚晴。

“起来了？”她笑吟吟地问。

有均把毛巾让给她。

有几个游早泳的洋住客走过来与这个可人儿搭讪。

周晚晴一一招呼，她似漫无目的，每一日都不需要做什么，有种悠闲的魅力。

比起那几名魁梧的洋人，有均觉得自己像小羔羊。

他不出声。

“去逛过名胜没有？”

有均摇头。

“维多利亚有个达文西作品展览。”

有均立刻说：“我陪你去。”

她笑了，不知怎地，有均看到一丝苍茫。

过一刻她轻轻说：“你似乎有点寂寞。”

有均低头。

周晚晴说：“维多利亚太远，我怕累。”

有均鼓起勇气。“那么，一起逛市区，我大姊托我买女性用品，你或可帮忙。”

她微笑。“也好，两颗寂寞的心正好结伴。”

这话由她说出来，一点也不过分。

他俩约在大厅等，她下来了，头发仍然濡湿，穿小背心，三褶裤，一双银色拖鞋。

有均坐上她的小跑车。

周晚晴的驾驶技术奇劣，所有不应该犯的交通规则全部犯齐，惊险百出，有均用手遮住双眼抗议。

到了市中心，她带他去吃广东点心。

有均夹龙虾饺子给她，她却无奈地说：“我不能吃油，会吐。”

她只喝半碗白粥，有均猜想她在极度节食，就像有群，平日只吃一块面包当一餐。

女人真奇怪。

他俩在大街散步，她帮他挑礼物，在邮局买了大信封寄出。

有均看著她，觉得他已经爱上周晚晴。

“本来可以载你上山看风景，可是已经疲倦，对不起，扫你兴。”

“不怕不怕，千万别客气，有得是时间。”

漂亮的周晚晴似乎在咀嚼这句话。“有得是时间？”

有均笑。“是，假使由我做司机的话。”

回到家，周宅的女佣人焦急地在大厅等，立刻接女主人上去。

有均怅然若失，他巴不得可以整日向芳邻倾吐心事。

母亲的电话在等他。

“有均，我想亲自告诉你，今日我已与你父亲签署离婚文件。”

在电话中听好像比在现场略微好过一点。

经过多月扰攘，一头家终于拆散。

有均沮丧。

“有均，他在经济上已作出妥善安排。”

有均长长吁出一口气，这不是钱的问题。但是，他也必须承认，不愁经济，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已经搬出去。”

“他一早已经走掉。”

“我知道你一直为这件事困扰。”

“妈妈，你别担心我。”

“你看得开就好。”

怎么叫母亲掉转头来安慰他。

“我已明白一切。”

奇是奇在母亲也不与他谈学业，忙著顾自己。“二十多年似作梦一样。”

“妈妈，可需要我回来陪你？”

他母亲苦笑。“不，这是我的事，不想将压力加在子女身上。”

“妈妈。”有均十分感动。

“你好好放假。”

他看了一会儿书，实在忍不住，到八楼探访芳邻。

女佣人来开门。“小姐正休息，也许，你傍晚再来可好？”

有均只得点点头。

门口有穿短裤的洋女踩滚轮溜冰鞋来往，挥手朝他招呼。“来，一起玩。”

可是有均一向对十多岁小女娃没有兴趣：她们什么都不懂，就会发脾气。

他不是他父亲，五十多岁，却找个二十一岁的伴侣。

有均步行到花店，看到店主正摆出粉红色牡丹花，立刻选一大束，配同色玫瑰及凤仙花，一团芬芳。

他喜孜孜送到八楼，周晚晴已经醒来，接过花束，欢喜地微笑。“你这孩子”

她亲吻他额角。

那么柔软的朱唇！

有均忽然胀红脸颊。

他俩孵在大沙发看经典旧片，他也不是那么全神贯注，一边学费雯丽在乱世佳人中说：“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一边絮絮闲话心事。

有均把他的苦衷一股脑儿地朝她倾诉。

“我明白。”

有均问：“你真的明白？”

“小小孩看见客人要走都痛哭一常”

有均气结。

“慢慢就知道，天下无不散筵席。”

有均无奈。

“来，我们喝一杯。”

她斟出香槟。

窗外天空呈橘红色，远处又有一抹紫灰，一线蛋黄，是无比瑰丽的日落。

也算得是良辰美景了。

有均从未试过与任何人这样投机。

一直到深夜，那忠诚的女佣出现，她含笑说：“时间不早了。”

有均识趣告辞。

第二天，他一早起来，发觉生命仍然美好，实在不用对牢父母泼翻的牛乳哭泣。

他到大学探路。

注册部说：“学位早已额满，我替你登记明年可好？”

“有无旁听学位？”

“我们的建筑系不设旁听。”

工作人员按动电脑，凝视萤幕。“噫，乔治太子大学仍有学位。”

有均颓然。“太远了。”

工作人员不以为然。“男儿志在四方。”

有均没想到那人的中文那样好，不禁一愣。

那句话似当头棒喝，令有均清醒起来。

“最后机会了，我帮你注可好？”

有均仍然踌躇。

“这边一有空位，你立刻可以转过来。”

“好。”

他立刻坐下来办手续交费用。

他只想接近周晚晴。

这样，至少每个周末他可以回来探访她。

他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晚晴，我与你吃午饭。”

“你的声音很兴奋。”

“是，我有重大决定。”

“欢迎你与我共享。”

对，有均想，买个蛋糕一起庆祝。

他在附近美食店出来时捧著糕点以及香槟，朝公寓走去，就快到门口，被一条狗缠祝那只狗不大不小，样子也还算可爱，也许是闻到蛋糕香，一定要来抢。

有均急了，疾走，狗追上来，旁人还以为他是狗主，正在与宠物玩耍。

有均大叫，不能摆脱那只小狗。

终于，狗跃起咬住蛋糕盒，有均打开它，拚命奔进大厦，狗在身后吠个不已。

有均松口气，一看蛋糕，不禁惨叫，盒子已被咬破一角，还能吃吗？

一看电梯门，更是倒抽一口冷气，啼笑皆非，不迟不早，电梯竟在这个时候坏了。

他只得跑上楼梯，虽然平日也有运动，可是还是气喘如牛。

没想到周晚晴在门口等他，看到他狼狈的样子不禁大笑，有均一急，脚步一乱，竟摔倒在楼梯间，下巴扣在蛋糕盒上，压个稀巴烂，奶油全部溅出，糊住他面孔。

周晚晴急急奔过来扶起他，笑得直不起腰。

有均索性把面颊上的奶油印到她脸上。

晚晴笑。“很好吃，谢谢你。”

幸亏香槟瓶子尚未打破。

有均洗净面孔，主动与晚晴谈到学业。

晚晴说：“书读得越多越好。”

“没想到你的观点与我家人一般传统。”

“这是世界性标准，不论国家民族，公认教育重要。”

“兄姊成绩优异，我有一定压力。”

“不必同人比，自己尽了力即可。”

一般普通的励志话，由她说来，就是中听。

晚晴轻轻抚摸他的面孔。“有均，我真高兴认识你。”

她忽然倦了。

有均劝她。“多吃点才够力气。”

他告辞回到自己的地方，碰巧有祥来问他够不够零用，他顺势说：“不知如何开口，我需要一笔款项交学费，请写支票一张，抬头乔治太子大学。”

有祥一怔，没想到有均会回心转意，放下心头一块大石，渐渐露出笑意。“可以告诉母亲吗？”

“当然。”

希望这消息可以给她安慰。

“乔治太子镇入冬十分寒冷。”

“我知道。”

“马上汇支票来。”

有祥作风认真精简，一句话也不多。

九月七号开学，有均还有个多月假期。

他整天陪著晚晴散步谈天，甚至唱歌。

一日，他们试唱中国民歌，发觉没有一首可以唱出全首，但也是一种享受。

“好一朵茉莉花”唱不下去。

“沙里洪巴哀，那里来的骆驼客”一样结局。

晚晴推他。“你会什么？”

“我不擅唱歌。”

晚晴说：“我也是。”可是声音非常动人。

有均忽然问：“你还没告诉我，你做什么职业。”

“那有什么重要，”晚晴微笑。“连将来都存疑，谈什么过去。”

有均不十分明白她的意思。

但接著有太多事做，晚晴亲自陪他添置寒衣，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内陆飞机。

“祝你一帆风顺。”

“周末我回来。”

晚晴忽然落泪。

“咦，这是什么缘故？”

有均紧紧拥抱她。

那个周末，他没有回来，实在太多事要办，宿舍房间不理想，需要另觅居所，银行户口也得亲身办理，与母亲接头，叫她放心……待一切安顿，半个月已经过去。

晚晴家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下飞机立刻赶回大厦，奔上八楼。

女佣人来开门，有均松一口气，一边走进去，一边喊：“晚晴，晚晴。”

室内陈设一丝不变，可是倩影不再。

女佣默默站在他身后。

有均纳罕问：“人呢？”

女佣张大嘴。“她没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她患胰脏癌已到末期，无法医治，她去了善终服务机构。”

有均呆在当地，一股寒意自脚底缓缓升上，一直到头顶，他牙关交战。

有均挣扎著问：“那机构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她不肯说，她要静静走毕这一段路。”

有均呆呆地站著，四肢麻木。

“她没有告诉你？”女佣似不置信。“我以为你一直知道，所以才日夜陪她，令她欢笑。”

“她有无留言？”

“叫你好好读书，还有，这是一段录影带。”

有均立刻放进机器播放，只见映像中的晚晴娇慵如昔，她轻轻说：“这首歌我会全首，”接著哼起来。“当你登上洛矶山脉，请大声呼叫……君还记得我否，君还记得我否。”唱完之后，她凄然笑了。

录影带终止，有均痛哭。

因为他有心病，是以没察觉她身体有玻

女佣喃喃说：“我以为你一早知道，所以才对她那样好。”

《那可是你》

已经十分有凉意了，以淇才匆匆忙忙去置秋装。

这种时候买衣服最吃亏，式样好颜色鲜的早已售清，却尚未减价，冬装又未上市，好不尴尬。

售货员说：“甘太太，下次你打个电话来，我们送到府上给你试穿，岂不是更好。”

以淇点点头。

她胡乱买了三大包拎回家，将就著穿，女佣同她说：“太太，衣柜放不下了。”

以淇想一想，“把前年去年的衣服捐到慈善机关去。”

“是，我叫救世军来龋”

她坐下来，佣人给她斟了”杯茶。

以淇吁出一口气，整个暑假忙著安排孩子们度假补习，之前又得为他们准备考试，忙得团团转，她是甘家的总打杂，自装修到订飞机票都在她一个人身上，做得好，没功劳，否则，是她不周到。

丈夫甘家荣这几年颇赚了一点钱，要求更加繁复，从是换房子换车换私立学校，以淇曾经想：几时把妻子也换过，那才完成三步曲。

幸亏一次经济衰退叫甘家荣收敛不少，他做生意的手法稳健，没多大损失，可是以后的盈利势必大幅减少，不得不沉著应付。

忙罢一抬头，已经中秋。

孩子们开了学，她才有自己时间。

这几年，以淇一直学习法文，应付日常会话，已绰绰有余，苦无练习机会，去年到巴黎度假，用法语点茶，甘家荣诧异：“他们倒是听得懂你说什么”，以淇不出声，其实，她发音标准，可用法语与学者谈论存在主义。

甘家荣太忙了，买衣服给孩子，、水远不合尺寸，他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有多大。

物质生活丰盛的以淇心灵却无比寂寞，像所有良家妇女，她把情绪控制压抑得很好。

星期三，是她独自到私人会所游泳的日子。

那日泳罢，她换了衣服，准备跟司机去接放学，在门口，看到一辆红色小跑车。

噫，这辆车子好不眼熟，唤起以淇记忆。

她探头一看车牌，不禁呆住，ＶＪＳ二五八，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这时司机唤她：“太太，时间到了。”

以淇只得匆匆上车。

ＶＪＳ二五八是定方的车子呀，她记得再清楚没有了，这个旧车牌，怎么又会出现？

可惜没有时间！不能查个究竟。

孩子们见到母亲来接，非常雀跃，乘机要求去吃冰淇淋，以淇说：“要补习呢，赶快回家是正经。”

七岁的冠珠与六岁的冠球叽叽喳喳说个不休，把以淇的思绪自红色跑车扯了回来。

她握紧了子女的手。

又一个星期三，以淇自会所泳池出来，再见到那辆跑车停在最当眼处。

她召管理员过来问话：“请问这辆车子属于谁？”

管理员无奈苦笑，“甘太太，我也想知道，也许是某会员的客人吧，这里不准停车，可是又不好意思拖车。”

以淇点点头。

像是定方的作风，车子无论丢在甚么地方，至要紧方便，无比潇洒。

这当然不是他的车子。

张定方已不在人世。

以淇黯然低头。

接著，她到宴会部去打点那晚请客的细节。

甘家荣的亲戚自美国来度假，总得招呼一两次。

以淇看过菜单，选了香槟，才离开会所，那辆小跑车已经开走。

她怔怔问：“是你吗，定方，可是你？”

甘家司机打开车门，“太太，冠球在学校摔伤膝头，我已接他到医务所。”

“什么？”

以淇匆匆赶到家庭医生处，幸亏冠球无大碍，但是已经哭得一塌糊涂。

以淇轻轻对他说：“真男人不哭泣，男孩子长大了要照顾妻儿，怎么自己倒先哭起来？”

冠球这才停止流泪，由司机抱著下楼。

那天晚上，甘家荣宜接由办公室到会所，以淇与他会合，两人上演一场标准夫妻的好戏，应酬亲戚。

以淇喝多了几杯。

散席后满以为可以同车回家，谁知甘家荣说，“我还有点事。”

事，什么事?

问他也不会说，不如不问。

晚风已经很凉冽，以淇拉紧披肩，走出宴会厅，又看到了那辆红车。

酒气上涌，以淇忽然泪盈于睫，“定方。”她喃喃说。

猛一抬头，看见树下站著一个穿礼服的年轻男子，正对著她笑。

呵乌亮的头发，褐色皮肤，会笑的眼睛，高大身段，这不是张定方吗?

以淇向他招手，“定方，”她追上去，脚下不知绊到什么，一跤摔在地。

她觉得头先著地，咚地一声，金星乱冒。

幸亏张定方赶过来扶起她，“以淇，以淇。”

“定方，你看我多狼狈。”

“我在这里，别怕。”

以淇泪似泉涌，“定方，我不快乐。”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照顾你。”

以淇闭上眼睛，心底有一丝清醒：定方，怎么会是你，你已经不在人间了。

她失去知觉。

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

甘家荣站她身旁，“你没事了，以淇，医生说你随时可以回家。”

以淇茫然问，“发生什么事？”

“你喝多了一点，在停车场跌一跤，幸好司机扶起你，叫救护车，结果额头缝了两针。”

“原来如此。”

“以淇，以后小心点，报上会登出来。”

“是，我知道。”

“我回公司去了。”

原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定方……她闭上眼睛。

司机来接她，“太太，可幸没事。”

“谢谢你。”

司机连忙说：“应该的。”

“昨晚，你扶起我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司机摇头，“只得你一人，太太。”

到家，以淇取来镜子一看，左额角上疤痕像第三条眼眉。

在这个位置上，定方也有一条细长疤痕，因打架受伤得来。

以淇耳畔彷佛传来母亲的恳求声：“无论如何不可与张定方在一起，他是个野孩子，性格不羁疏狂，读书成绩差，不务正业，他父亲又不喜欢他。”

母亲坚决反对他们的会。

“张定方生母是一个舞女，已经失宠，没有社会地位，以淇，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以淇不管，晚上，趁父母睡了，沿水管爬下露台去见张定方，他用来接载她的，正是那辆红色的小跑车。

他教会她跳舞、逃学、接吻。

以淇睡眠不足，功课一落千丈，受父母严重责备，可是，她从来没有那样快乐过。

与定方在开篷车内边听音乐边看一天繁星，她说：“定方，这一生我不会爱任何人比爱你更多。”

她知道这是真的。

然后，父亲得了癌症。

医治了半年，坏细胞扩散，垂危时他仍不失尊严，非常镇定。

他召女儿说话。

“爸爸……”以淇哭了。

“别流泪，我有足够节蓄，你们会生活无忧。”

以淇伏在他身上。

“以淇，爸爸有最后一个请求。”

以淇抬起头来。

“以淇，为你自己将来，我请求你，与张定方这个人断绝往来。”

以淇抹乾眼泪，轻轻地说：“爸爸，我答应你。”

她看到父亲露出安乐的微笑。

接著的一段日子，她与家人帮父亲在生死线上挣扎。

是这个人生中最大痛苦暂时驱逐了张定方的影子，少女的她遵守诺言，再也不与他通音讯。

他打电话来，送信上门，在楼下呆等，以淇统统视若无睹，今日想来，真不知怎样会做得到。

那个夏天，她瘦了十多磅，大眼睛有点呆，来回跑医院，但慈父终告不治。

以淇觉得身体某一部价随父亲而去，又像被一只大手挖走了心脏，每夜惊醒，眼泪汩汩流下。

回忆到这里，孩子放学回来了，依依膝下，无比亲热。

这几年生活富裕，家里有两个工人，家务不劳以淇操心。

她回到书房，打开锁著的抽屉，取出旧时的照片簿，还未翻阅，只觉头晕。

她照镜子，吓一大跳，只见头脸都肿起来，她立刻致电医生。

余窦珊医生是她老朋友，立刻自诊所赶至二看以淇，马上决定叫救护车。

以淇非常不愿意，“我刚自医院出来。”

“我怀疑你脑部有积水，需详加检查。”

“孩子们——”

“别担心，检查很快有结果，快叫甘家荣来。”

以淇忽然微笑，“他有事，别去麻烦他。”

她向孩子们交待一下，便跟余医生离去。

以淇在半途已经呕吐起来，她闭著眼睛强忍痛苦。

余医生先找到病床，然后才替她登记。

以淇一躺下来，就听见有人叫她。

她睁开眼睛，又看到张定方，他穿著白衬衫卡其裤，同当年一模一样。

“定方，”她一点也不怕，“你还是那么年轻。”

他微笑著走近她，“那是因为我辞世时只得廿二岁。”

以淇怔怔地问：“你已不在人世了？”

定方像是有点意外，“他们没告诉你？”

以淇答：“我听说了，只是不相信。”

“以淇，我今日来，是要带走你。”

“我，”以淇发呆，“你要我跟你走？”

“你一早就应跟我走。”

“定方，我已婚，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我以为在世上你最爱我。”

“但是子女因我来到人间——”

定方笑了，“你诸多藉口。”

以淇落下泪来，“你仍然年轻英浚”

这时候，以淇忽然听见身边人声嘈杂，她怕定方会离去，抢著说：“定方，我有责任——”

她听见余医生叫她：“以淇，马上替你做手术，以淇，醒醒，以淇。”

以淇勉强睁开双眼，疲倦地说：“我过不了这关。”

“以淇，振作一点。”

“不必麻烦了。”

“在这里签字。”

“不。”

“以淇，冠珠及冠球等你回家。”

提到孩子，以淇混身颤抖，不由得握住笔签字。

“你还得看著子女人大学以及结婚生子，这么早想开小差，没那么容易。”

这时，有人气急败坏跑进来，“到底怎么一回事？”

一听是甘家荣的声音，以淇只觉讨厌，她根本不需要他，她别转面孔。

余医生告诉他：“在急症室一时没诊断出来，现在立刻做手术，放心，不是大事。”

甘家荣说：“医生，请你尽力。”

余医生这时忽然冷笑，“甘先生，你平时多关心一下妻子，就不用临急抱佛脚。”

“我——”甘家荣语塞。

“希望这次意外是当头棒喝，唤醒你的良知。”

余医生的责备相当严厉，可是甘家荣并没有生气，他走到妻子身边，“以淇——”

以淇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她被推进手术室。

以淇喃喃说：“定方，你带我走吧，生活真叫我烦厌，我后悔做了好女儿，父母不明白我的心，我应听从自己的心灵。”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她认识了甘家荣，甘家家境、背景，以致籍贯都与她相似，母亲很喜欢他，乐于接受他，不久，以淇决定结婚。

母亲笑说："这我可放心了，你爸在天之灵也会觉得安慰。"

以淇觉得安慰，她需要家人支持。

婚后她用心地做一个好妻子，甘家荣承继了家族事业，生意蒸蒸日上。

以淇却一天比一天寂寞。

然后，她得到了这个叫她手足冰冷的消息。

冠珠出生后，老同学叶嘉华来采诂她，说起旧时趣事。

"真疯狂，跳舞到天明，你我总算年轻过。"

以淇不作声。

"你最乖，最听父母话，很快修心养性。"

以淇张嘴，又合拢，绪于忍不住问："张定方最近怎么样，仍然那样不羁？"

嘉华睁大眼睛，错愕地掩住嘴，"你不知道？"

以淇反问："不知道什么？"

"以淇，没人告诉过你？"

以淇著著嘉华，"什么事？"

"啊，以淇，定方知道你结婚，央求邓健欣陪他到你行礼的教堂门外，偷偷看你披著婚纱出来，健欣说他哭泣不已，过不多久，他驾著那辆红色跑车翻下山坡，车毁人亡。"

以淇全身的血液似在脚底抽走，脸色苍白，耳畔嗡嗡响。

"已经近一年了，你一直不知道，你没看报纸，那时你在欧洲度蜜月？"

以淇不出声，刹那间她泪如泉涌，双手都掩不祝她的心已经不能再碎，只得死亡。

"以淇，以淇。"

她与嘉华紧紧拥抱。

"以淇，不关你事，他一向狂野，又爱快车……"

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以淇同余宝珊说不想再生养。

余医生好言劝慰。

“丈夫都不爱回家，孩子再多也没用。”

“以淇，我替你医治这抑郁症。”

服药一段时期后，以淇情绪略为改善，可是，她更加沉默。

甘家荣回家，只看到一个秀丽的、淡淡的影子，一整个晚上说不上三句话，他觉得无趣，只得继续往外跑，结婚那么久，他似乎还未真正认识她，他糊涂了。

昏迷中，以淇听见定方轻轻的声音。

“定方，我们去什么地方？”

“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

“定方，真对不起你——”

“嘘，别再提以前的事。”

在手术室中，助手忽然说：“余医生，病人血压起变化。”

余宝珊著急，在病人耳边说：“以淇，孩子们等你出去，以淇，振作。”

以淇双目紧闭。

“伤势并不严重，但是病人似无意志。”

“注射针药抢救。”

以淇并不知道手术室情况危始。

“定方，告诉我，跑车撞毁，是怎么一回事。”

“我喝多了酒，与人争路，是宗意外。”

以淇内心好过一点，又问：“为甚么狂饮？”

“朋友生日，斗酒。”

以淇点点头，“是女友吗？”

“才认识没多久的一个女孩子。”

以淇伸手去摸他面颊，“你就是那么任性。”

他握住以淇的手。

“定方，看，现在我比你大这许多，你像我小兄弟。”

“不，以淇，你永远年轻。”

“再过几年，我又老又丑，更与你不配。”

“以淇，我爱你。”

以淇流泪，“我有孩子要照顾。”

“他们抢走了你，我不能与他们争你，你真想清楚了？”

“冠珠十分懦弱，我从未试过离开她超过数小时，她会害怕饮泣，咦，我彷佛听到她叫妈妈的声音。”

张定方的面孔渐渐苍白，“以淇，你已不属于我。”

以淇拥抱他，“你可明白母亲的心？”

他摇摇头，颓然放开以淇。

以淇微笑，泪如泉涌。

“以淇，再一次与你说再见。”

他低头转身离去，正如上一次，背影无限寂寥。

她竟又一次拒绝了他，上一次是为父亲，这一次，是为孩子。

不不，以淇忽然同自己说：不是为别人，而是在内心深处，她明白无法与张定方长久相处，这是她的选择，虽然痛苦，与人无允。

在手术室中，看护报告：“医生，病人流泪。”

“立刻抹乾。”

“医生，病人血压恢复正常。”

余医生松一口气，“手术顺利完成，缝合。”

医生背脊已被汗湿透。

她走出手术室，甘家荣迎上来。

她讽刺地说：“咦，你有空？居然在这里等？”

甘家荣不敢出声，看样子他天良未泯。

“手术成功。”

他松口气。

“以淇这次情况甚怪，一点小事，却十分反复，刚才在手术室，我们几乎失去她，彷佛有一股不可思议的怪异力量，把她往另一头吸去，我们需要苦苦拉锯。”

甘家乐静静聆听。

“甘先生，珍惜身边人，即使感情无法挽回，也公平给她一个交待。”

甘家荣低下头。

“快接孩子们来见她，她苏醒之际，子女在身边，有助康复。”

甘家荣说：“我立刻叫司机去接他们。”

余医生点点头，“我去看看她。”

以淇醒来，看到孩子们站在她身边。

不顾自身痛苦，她先笑起来。

冠球看著母亲：“妈妈，你头发少了一块。”

“别怕，很快会长出来。”

冠珠轻轻问：“妈妈，医生说你就会痊愈。”

“医生说得一点不错。”

以淇两手握住子女小手，无限宽慰。

她没注意到甘家荣站在一旁。

他轻轻咳嗽一声，她却仍然不想抬头看他，这么多年来，她从未试过深情凝视他，也从未想紧紧拥抱他，她也有错。

终于，甘家荣说：“你想吃什么，我吩咐他们做。”

以淇不回答，甘家荣只得朝门口走去，他忽然听见她在他背后说：“上次吃过的清鸡汤面很好，还有，请帮我买束姜兰”，他松了口气，妻子又与他说话了，他的双肩颤动。

孩子们又问了一些问题，以淇累了，沉沉睡去。

她再也没有看到张定方。

这次，她见到父亲，不知怎地，梦中的她才得冠珠那么大，伏到父亲膝上，“爸爸。”父亲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她头发，然后，梦醒了。

一个星期后甘家荣带著孩子与工人来接她出院，司机开来一辆七座位客货车，刚够坐，甘家荣要周到起来，的确十分体贴。

以淇康复得比较慢，但是进屋不算差，她剪了短发，听医生说，多做运动，多参予社交。

她到社区中心去学电脑动画，发掘到兴趣，与同学们合作摄制了一出十分钟卡通，非常有满足感。

以淇精神获得释放，找到机会，她正式向丈夫提出分手。

甘家荣问她：“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以淇不出声。

“再牺牲一年时间如何？”

“不能说是牺牲，在你家，我与子女在物质上得到最好的照顾，很感激你。”

“我知道我的错误，以后，会尽量改正。”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吧。”

甘家荣苦笑，“你肯同我说话，已经很好。”

以淇无限歉意。

每个星期三，她仍然到私人会所游泳，初春，有点凉，她在门口，又看到那辆红色小跑车。

她走过去，站在跑车旁边，凝视那熟悉车牌。

管理员向她招呼：“甘太太，我查到这辆车属于智杰集团的公子姚祖权，刚自美国回来，极英俊的一个年轻人。”

以淇点点头。

“咦，他来了，那就是他。”管理员伸手一指。

以淇顺看手指看过去，不禁呆了。

高大、硕舰微褐色皮肤，白衬衫、卡其裤，与张定方简宜一个模子里印出来。

他也看到有人看他，微笑点头，一双眼睛似会说话。

竟有这么相像的人。

他刚要向以淇走过来，忽然有一个长发少女截住他说话。

少女美丽热情，握住他的手，直看到他眼里去，一条花裙衬得她似一只蝴蝶似，咦，这不是当年的以淇吗，逃学去跳舞，恋爱当生活。

那年轻人再也无暇理会别人，与少女絮絮细语。

以淇识趣地找到司机，上车回家。

她的头靠住车窗，不愿长大可不是优点，生活在回忆中是一种逃避。

司机问：“太太，去什么地方？”

“放学时间到了没有？”

“还早，不过，可以先去替他们买冰淇淋。”

以淇说：“那么好，就去办吃的。”

“甘先生说下午同孩子们去科学馆，太太，要否同去？”

“啊，他有空？”以淇一怔。

司机的语气有点宽慰，“甘先生叫我也抽空陪陪孩子们。”

“好，我也去逛逛科学馆。”

“是，太太。”

以淇闭目养神，把思潮拨向将来。

《蜜月酒吧》

朱挑来到这幢旧楼，几乎没掩著鼻子，梯间、走廊，都洋溢著异味，不知是人的气息还是动物的排泄，她已经穿得比较朴素，可是还是惹人注目，这一带少有那么整齐的女子。

看准了门牌，她按钤，有老妇人走出来，隔著铁闸诧异地上下打量她，“找谁？”

“姚子珍。”

“呵，找姚姑娘。”老妇打开了铁闸。

原来子珍只租一间房间住，环境这样窘迫，比想像中更差。

“你是姚姑娘朋友？”

朱桃点点头。

“她欠了半年租你可知道？我们做包租也有苦衷，人人欠租，血本无归。”

朱桃连忙问：“多少？”

老妇斜眼看看朱桃：“二千七一个月。”

朱桃一止刻打开手袋，她有备而来，数了现款给老妇。

老妇喜出望外，“原来是贵客，姚姑娘住尾房。”

朱桃连忙穿过走廊去找子珍。

她们初出道之际，这种房间不过租三四百一间，可知物价飞涨，真正厉害。

房门虚掩，未桃轻轻推开，“子珍，子珍？”

她听见沙哑的声音：“谁？”

“是我，朱桃。”

那声音的主人恍若隔世，“你是朱桃？”

“是。”朱桃走近。

小房间内杂乱无章，脏衣服丢得一地，到处是吃剩的食物，像个狗窝。

呵，一不小心，子珍竟沦落到这种地步。

她蓬著头，燃起一支香烟，“你来看我？”

“听说你有玻”

“是，会传染的肺玻”

“今日的特效药很容易治好肺结核，只不过六个月期间需耐心服药。”

“人客一听就怕，我丢了工作。”

朱挑不出声，有点坐立不安，以前，子珍是行内美女，皮肤白，轮廓分明，长腿，蜂腰，三两年不见，今天又憔悴又苍老，都几乎不认得了。

子珍援一搔乾燥的，一半染黄，一半焦黑的头发，“朱桃，多谢你来看我。”

“我听到消息很挂住你。”

“你近况如何。”

朱桃答：“我结了婚。”

子珍问：“同谁？”黑暗的小房间里，她的双眼却发光。

未桃自手袋内取出厚厚一叠钞票，“子珍，别推辞，给你养玻”

姚子珍自然不会拒绝，她立刻把钞票抓在手中，幽幽叹口气，“朱桃，姐妹当中，就你一个人长情。”

朱桃低声说：“我还有事，你自己小心。”

“谢谢你。”

朱桃点点头，转身就走。

她实在不便久留，也不能把地址电话告诉旧时同伴，丈夫知道了一定不高兴。

她匆匆走回街上，松了一口气。

司机看到她，立刻把车驶近。

她上了黑色大房车，吩咐司机驶回家中。

往山上的路整洁宽敞，同道才的环境有天渊之别，朱桃的背脊爬满冷汗，只差一点点，朱桃就是姚子珍。

故事，得从三年前说起。

朱桃才十八岁，家贫，母病，弟弟需读书，父亲早已弃家不顾，她不得不出来找工作。

经人介绍，来到一间中下级夜总会附设的酒吧做侍应生。

工作制服包括短裙、小背心、高跟鞋，必需化妆。

酒吧叫蜜月，在行内颇有点小名气。

每日下午五至七时的快乐时光酒价减半，很受白领欢迎，他们给小费相当疏爽，女侍态度限著热情。

在蜜月酒吧，朱桃认识了姚子珍。

子珍是个美女，做女招待是暴珍天物，她比朱桃还小一岁，可是思想成熟，比朱桃聪明十倍。

她手下有一班熟客，天天来捧场，子珍陪他们唱歌猜拳，收人很好。

她见朱桃新来生涩，时时照顾她，带她出常“朱桃，挺胸，收腹，微笑，别怕羞。”

朱桃一宜感激子珍，可惜她在这方面资质欠佳，收人同子珍比，差一大截，能支付母女生活费，于愿已足。

但是，她有她的好处，她从不欺场失场，像个白领女，上下班非常认真。

一日下午，朱桃进休息室扑粉，“来，朱桃，我们一起去坐台子。”

她拉著朱挑出去。

外头坐著一桌客人，一共五六个男人，年龄由廿多至四十多不等，正在聊天说笑。

朱桃一听坐台子三字就打冷颤，她是侍应生，不是舞女，她还想维持最低限度尊严。

可是客人已经拉开椅子，“请坐，两位小姐，这边来。”

原来，他们都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同事。

子珍笑嘻嘻地问：“谁是老板，谁是伙计？”

一个中年人立刻说：“我们全是夥计。”

那是一个身型略为粗壮但是不失爽朗叫周会达的男人。

朱桃立刻发觉他对子珍有极大好感。

谁没有呢，朱桃暗笑，一样的制服，穿在子珍身上，就是不一样。

坐一会儿，朱桃推事忙，站起来，去酒吧取酒给客人。

酒保阿刘笑说："朱桃你手段不如子珍。"

朱桃点头，"一班人当中，就她最出色。"

"下个月她要参加香江小姐选举，说不定飞上枝头，接著嫁人豪门。"

朱桃笑："艳色天下重嘛。"

阿刘说："你倒是不妒忌。"

朱桃轻轻答："各有前因莫羡人，各人修来各人福。"

阿刘点点头，"你很好，你会有福气。"

朱桃去递酒的时候，发觉子珍对周会达一点兴趣也无，她只缠著年轻英俊的王国才猜拳。

那天晚上，下班时候，子珍同朱桃说："我约了小王。"

朱桃点点头。

"你呢？"

"我回家陪母亲。"

"你这样死板板，做到几时？"

朱桃类然，"不知道。"

"朱桃，你要利用机会挣点钱。"

"我不懂。"

子珍跺脚，"你这块老木头，有机会我教你。"

"好，好。"

"你要听我的才是。"

"一定一定。"

子珍换过衣服走了。

怎么样赚钱呢，不是已经在支薪了吗，比一般初入行做信差或办公室助理的收人已经好很多。

酒保阿刘看著子珍婀娜的背影说：“那样聪敏的狐狸女也有致命伤。”

朱桃好奇问：“是吗，那是甚么？”

“她的死穴叫小白脸。”

朱桃笑了。

回到家里，发觉母亲身体较早些时爽健，她心头宽慰。

再检查弟弟功课，发觉科科一百分，更觉辛苦有代价。

那晚，睡在小床上，她想：都会中不知有多少像她那样的贫女，正挣扎求全，内心十分凄惶，可是因为年轻，不久，也睡著了。

蜜月酒吧生意照常非常的好。

子珍与那王国才走得非常密切，不过，不必替她担心，她不会全心全意对待任何一个男人，同时约会的，还有电视台编导小甘，以及银行经理阿余，都长得一表人才。

朱桃省吃省用，半年内节储了一笔小款子，心里略安。

在这种地方，做三两年，再不跳出去，她不会原谅自己。

一日下午，合该有事，朱桃早到，子珍随后也来了。

一进休息室便皱著眉头税：“讨厌。”

朱桃转过头来，“是说谁？”

“那个阿叔。”

朱桃笑，“谁？”

“那个周会达。”

“呵他，他很好呀，给小费很疏爽。”

子珍坐下来，“真俗，连名字都说，他就快会发达。”

朱桃笑，“你真挑剔。”

“阿叔在外头等我陪酒呢。”

“还不去？”

“我不喜欢阿叔阿伯，年纪大了，身上有股味道。”

朱挑不语。

“未桃，这是个机会。”

“什么机会？”

“小王说，这个周会达是他们广告公司的老板，朱桃，你去应酬他。”

朱桃一怔，“不是说一班人全是伙计吗？”

“他不想认，伯有人敲竹杠吧，其实是老板，生意进账不错，一看就知道年轻时吃过苦，挣扎到今日，手头松了，想寻找娱乐，我把他交给你了。”

朱桃愕然，“什么，你为甚么要放弃这好机会？”

子珍冷笑一声，“本市不知有多少这种中小型老板，哪里应酬得那么多，况且，他长得丑，五短身材，四四方方一个大头，还有老婆及四个小孩，不算肥肉。”

朱桃笑了。

子珍说：“我自后门溜出去，今日告假，你去应酬他。”

“喂，喂。”

子珍笑说：“下个月我参加香江小姐选举，得了第一名，请你吃鱼翅。”

她抓起手袋，一溜烟似自后门走了。

朱桃并没有把周会达当傻瓜，她出去招呼他：“你好，周光生，喝什么，我替你做。”

周会达见是她，便问：“子珍呢？”

“她忽然觉得头痛，回家休息去了，女孩子有周期性病，盼你原谅。”

“嗯。”

他不是个笨人，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脸色一沉，但是很快又开颜，真是，出来玩是寻开心，何必计较。

朱桃觉得他器量大，被人作弄，而不动气，算是难得。

“我喝威士忌加冰。”

“我陪你。”

“朱桃，你比子珍懂事。”

朱桃但笑不语。

周会达叹口气，“工作沉闷紧张，我不过想松口气，找个人说说话。”

朱桃问：“周太太呢，她不陪你聊天？”

“她，白天炒股票，晚上赌沙蟹。”

“呵。”朱桃意外。

“到了今日，总算不必为收人担心，却发觉自己竟是那样寂寞。”

“孩子们呢？”

他总算露出一丝笑，“二子二女叫做十分听话。”

“那么，与他们多交通呀。”

“多年来我担任传统严父角色，一时放不下架子，不习惯与他们又说又玩。”

是中年危机，朱桃微笑。

“朱桃，你几岁？”

“快十九了。”

“比我大儿只大三岁，但聪明懂事百倍。”

“穷人的子女早当家。”

“家境不好？”

朱桃无奈，“不然怎么会在这里找生活。”

那天，她陪他聊了个多钟头，查到周会达回公司赶工夫为止。

他给了十分优厚的小费。

子珍去了何处？一定与那小王在一起。

酒吧阿刘说：“出来做这一行，目标要分明，否则，一辈子别想上岸。”

朱桃忽然说：“做任何一行都得勤工吧，有人不知把握机会，该工作时嬉戏，还讥笑别人不懂得停下来寻开心，十年八载黄金时代过去，身无长物，一事无成，徒呼荷荷。”

阿刘笑说：“你明白，子珍却还在睡梦里。”

“子珍长得美，不要紧。”

“是吗，今年至美是她，明年又另有其人了。”

过两天，周会达又到蜜月酒吧。

朱桃迎上去，“子珍告假，她打算竞选香江小姐。”

周会达说：“我不是找她。”

“呵。”

“我找你。”

朱桃很高兴，替他斟了威士忌加冰。

只听见周会达长叹一声，“朱桃，我妻子欺骗我，她另外有人，已被我发觉，证据碓凿，不得不离婚。”

朱桃吓一跳，不禁同情起这个男人来，她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把手轻轻放在他肩膀上。

周会达用手揉了操面孔，“他俩在全世界各地幽会，许多亲友都见到，我却被蒙在鼓中，真丢脸。”

朱桃静静听他申诉。

“赚钱，做生意，我有点办法，对女人，我一筹莫展，现在，她掉过头来要向我拿大笔赡养费。”

朱桃安慰他：“她是你四个孩子的母亲。”

“你说得对，好来好去，她仍然漂亮，我的致命伤是喜欢好看的女子，真没想到……”

他心绪已经乱了，一直灌酒，很快酩酊，趁朱桃走开，他离开酒吧，外套、公事包，全忘记拿。

朱桃追上去，已经不见他人影。

她怅惘地想：真没想到男人也会那样失意。

第二天，他派人来取回公事包，那人正是小王。

朱桃问：“子珍好吗？”

谁知那小王冷笑一声，“人家快飞上枝头了，哪有空见小白领。”

朱桃连忙噤声。

接著一段日子，她看到子珍的照片登在报纸娱乐版上。

但是，周会达却并没有再来蜜月酒吧，朱桃有点想念他。

只是，她不敢主动与客人联络。

在酒吧里，灯色迷人，三林下肚，甚么话都可以说，出了门，客人不一定愿意认识她们。

子珍初赛入了十五名内，新闻多维维，一下子成了城内新的名女人。

可是决赛时却三甲不人，她失败了，向记者哭诉选美黑幕重重，有人故意排挤她。

不过三日之后，新闻沉寂，不了了之，都会中又多了一个落选美女。

朱桃问小刘："子珍还会回来蜜月酒吧吗？"

"不会了，她已过了这个阶段。"

"她可有与你联络？"

"傻女，她早已忘了我们。"

朱挑惆怅，可是那天下午，她遇到了一件开心事。

她看到了周会达，他又在蜜月酒吧出现，并且，精神已好得多，彷佛已经解决了最烦恼的事。

朱桃由衷高兴地迎上去，"周先生，好久不见。"

"朱桃，请坐，我有事与你商量。"

朱桃看著他，"体气色很好。"

"谢谢你，公司生意很好，与前妻也已和平分手。"

朱桃点头，"一切可以从头开始了。"

"是呀，我开了一家花店，少个可靠的人打理，你可愿意帮我？"

朱桃一怔，半晌才会意过来，连忙点头又点头。

那边酒保阿刘耳尖，听到周会达的建议，不禁喃喃说："命中有时终需有，无心插柳柳成荫。"

朱桃也离开了蜜月酒吧。

奇是奇在那家花店也叫蜜月，规模不小，光是送花的小货车就有三辆，共十多名夥计在她手下做事，朱桃忽然升为主管，下属称她朱小姐。

像做梦一样，她跳出苦海，在花店边学边做，压力虽大，也渐渐习惯。

朱桃最大本事是以诚待人，谦逊有礼，上上下下都喜欢她。

周会达开始约会她，他们之间渐渐培养了真感情，彼此珍惜对方，相敬如宾。

周会达因无后顾之忧，事业上三级跳，财产比从前增进十倍。

最难得的是，朱桃与他四个孩子也相处得不错。

朱桃是一个没有侵犯性的女子，即使有人针对她，她也只装作不知不觉，非常沉得住气，周会达最欣赏她这一点。

翌年，两个大孩子到美国升学，周会达与朱桃的感情也成熟了。

一日，他到蜜月花店，同朱桃说："生意好得很呀。"

朱桃笑，"这个月接了十宗婚礼布置，忙得发昏，一位新娘坚持用栀子花，这花何等娇贵，半日就发黄，只得收在冰柜中，等客人到之前才捧出来。"

周会连点点头："朱桃，我有话说。"

"什么事？"

他取出一只盒子，"朱桃，我们结婚吧。"

朱桃一听，低下头，不出声。

自小她期待这一天：向她求婚的会是个怎么样的人？她当然希望他会照顾她一生，若不能，彼此照顾也是好事。

没想到是周会达，年纪虽然大一点，可是他珍惜她，爱护她，朱桃不由得泪盈于睫。

"请问愿意吗？"

朱桃轻轻说："愿意。"

简约的婚礼在旧金山举行，四名子女都来观礼，然后一起乘轮船到加拉比海旅行。

就这样，朱桃正式成为周太太。

回到花店，伙计全改口叫她周太太，都替她高兴。

不如意的一切全已丢在脑后，但是朱桃却一点也没有给人趾高气扬的感觉，仍然那么谦逊。

现在她下午到花店，上午及晚上在家里陪丈夫。

母亲与弟弟都得到极好照顾，朱桃为他们搬了宽敞舒适的房子，雇了可靠的家务助理，弟弟决定第二年到英国升大学。

已经没有以前苦日子的痕迹了。

一个下午，花店来了一位客人，挑了一打玫瑰，付胀时看牢朱桃微微笑。

朱桃留神，她哎呀一声叫出来，“阿刘，是你，为甚么不招呼？差点不认得了，咪咪，斟杯咖啡来。”

阿刘见朱桃一点没变，十分诚恳，才放心说：“我怕你做了老板娘，不记得我们了。”

朱桃笑，“记性那么坏，还配做生意吗，你别取笑我，快把近况说我听。”

朱桃请他到店后小坐。

“蜜月酒吧已经关闭了，我也成功转行，经营一间甜品店。”

“什么？”

“近年已不流行快乐时光，你走得及时。”

“真没想到。”

“大家都很替你高兴，朱桃。”

“谢谢，你们都对我好。”

“朱桃，还记得姚子珍吗？”

“记得，美丽的子珍一查照顾我，她嫁人没有？”

“她今天不怎么样。”

朱桃看著阿刘，“即使选美失败，也该有其他出路呀。”

“她在娱乐圈打过一阵滚，演过些不重要角色，复来，据说被人骗去节蓄，又染上不良嗜好，现在患肺玻”

“甚么！”朱桃跳起来。

“环境很窘，人也苍老憔悴，上个月来向我借过一次钱。”

朱桃震惊到极点，“借多少？”

“我只给了她五千。”

朱桃张大了嘴，花店里好一点的花篮也要五千，真没想到子珍沦落到这样，朱桃恻然。

阿刘选上一张字条，“这是她的地址，朱桃，你有能力，又好心，或者愿意去看看她。”

“一定，我马上去。”

阿刘微笑，“朱桃，我们真替你高兴。”

这时，伙计递上一大束玫瑰，比阿刘买的足足多三倍，包扎得十分漂亮，朱桃说：“送给你，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有空时时来。”

阿刘道谢：“朱桃你一点也没有变。”

变了，怎么没有变，只不过变得更好，人们乐意接受。

朱桃一直送到门口。

说真的，她也不愿意时时有旧友上门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但，子珍是例外。

她一直照顾朱桃，说到底，周会达是她让出来给朱桃的，她叫他阿叔，嫌他老，觉得他太普通，不屑坐他的台子。

朱桃想起往事，觉得似场梦。

她打一个冷颤，倘若到今日还在酒吧做女侍应，那可惨了。

第二天一早，她到银行去提了一笔现款，叫司机载她去找子珍。

她见到了她，留下钞票告辞，松一口气。

车子往家里驶，朱桃才发觉她三年来步步高升，已经攀登得这样高了。

本来，她这个位置是子珍的，周会达首先看中的，也是姚子珍。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朱挑明显地忐忑不安，周会达发觉了，关心地问：“什么事？”

她想一想，决定向丈夫坦白：“我今天见到了桃子珍。”

周会达一怔，问：“谁？”

他已经忘记这个人。

“姚子珍，蜜月酒吧的旧同事。”

周会达仍然想不起来，“别与这些人太亲热。”

“记得吗，子珍是美女。”

周会达握住年轻妻子的手，“你才是美女。”

朱桃笑了。

他要是不记得，岂非更好。

就这样，全世界遗忘了姚子珍。

朱桃轻轻说：“还有一件事。”

“什么？”

“我已怀孕。”

周会达跳起来，高兴得说不出话。

朱桃笑眯眯，“我决定不再回花店了。”

“对对，在家好好休养。”

一次偶然的际遇，造就了她余生幸福。

朱桃开始相信，命运有一双大手，把人推著往前走，或者进入大路，或者走到歧途，那人性格如何，命运也如何。

当年的子珍明艳亮丽，每个男人都会回过头来贪婪地张望，她自己也知道有这样的魅力，骄傲得不得了，然后，她一个个筋斗栽下来……朱桃走到大露台，看著蓝天白云，不禁轻轻说：“好险。”

《有找我吗》

张奕伴回到公司，第一件事便是问秘书：“有找我吗？”

秘书完全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事，轻轻答：“有，下星期二下午三时，老地方。”

他满意了，打开约会簿，查看一会儿，问了几个问题，离开公司。

张奕伴是他的真名字，高大英俊的他只喜欢容深色西装，沉默寡言，有一股书卷气，据说，他具大专程度，所以很受女客欢迎。

他的职业？

张奕伴是一间导游公司的职员。

若有单身女客来到本市旅游或工作，寂寞、孤单，他便提供服务。

他可以做司机，也是一个上佳伴游，有专业知识，一定令顾客满意。

因为业绩优异，很受行家妒忌。

——“也不过同我们一样，有什么分别。”

“即使真读过书，又有何用，客人要看的，又不是大学文凭，哈哈哈哈哈。”

“装模作样。”

“够演技，客人才喜欢，还不快快跟他学习？”

这些闲话，他都装作听不见。

这种工作，做三年已经太多。

本来，只打算客串一年，储蓄一点钱，替弟妹缴了学费，立刻洗手不干。

一年后，又决定替他们置一所小公寓，再过一年，又想供他们上大学，接著，母亲生病，他想她住私家医院……一晃眼，已是第四年。

看样子，可能会在这个行业终老。

下海容易上岸难。

他一日比一日沉默。

收人十分丰厚，可是存不住，像水自指缝间漏去，他自己穿得好吃得好，开欧洲跑车，一亮相，骤眼看，同一般公子哥儿没什么分别，只差一个有财有势的父亲。

他提醒自己，这一两年，倘若再不努力存钱，下半辈子就危危乎了。

每一行都有隐忧，他自嘲，当然，公务员就强多了。

他特别关心的人客，是朱丹。

朱，是红色的意思，朱颜，即红颜，丹，也是红的意思，像一片丹心。

她是一个美女，年纪很轻，雪白皮肤，淡妆，姿势悠闲，衣著低调，但首饰名贵。

朱丹不知是否她的真名字，他完全不知道她的身份，她从来不提。

每个月，他们在郊外一间雅致的酒店喝英式下午茶，他准时，她总比他先到，已经在斟红茶。

他们像好朋友那样闲谈天气、政治、时事，哪部电影糟透了，有一本新书十分好看……他们约会了一年，每次只是三两小时，吃完一顿茶便分手，没有下文。

然后，时间差不多了，她又会打电话再约。

老地方，老习惯，纯吃茶。

她对他没有其他要求。

事后，她付现款，钞票放在白信封里，信封上写著谢谢两字。

小费很丰富，普通人家已可过半个月。

她给的酬劳，他总是不舍得用，放在小小保险箱中，渐渐储了十多只写著谢谢的信封。

星期二，他比往时早了十分钟到酒店，想知道她每次比他早多少。

可是，她仍然比他早，已坐在露天茶座紫藤架下喝茶。

他走过去，轻轻问：“好吗。”

她转过头来，大眼睛十分明亮，“请坐。”

“你今日真漂亮。”他是由衷的。

她微笑，“你自己也不差。”

他叫一杯啤酒。

“这次约会比往日迟了几天。”

她表示歉意，“有点事，到纽约去了一趟。”

他建议：“几时，一起去旅游。”

她笑，“去极地或沙漠，我可吃不消。”

“不一定要吃苦才有生活意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

她点头，“你说话很有意思。”

“去法属波利尼西亚可好？”

她却说：“我这人恋恋风尘，我还是喜欢巴黎。”

“那就是巴黎吧。”

“你做向导？”

“绰绰有余，一定胜任。”

她取过一只小小司空饼，轻轻搽上玫瑰果酱及奶油，送进口中。

“我有一件礼物送你，盼你收下。”

“呵。”

他取出一只小小首饰盒子，“我看到这副耳环，觉得十分适合你。”

打开盒子，是一副秀丽的粉红色珊瑚镶珍珠耳环，设计成一朵百合花模样。

“真漂亮，是古董首饰吗？”

“是二十年代新美术设计，这种珊瑚颜色，叫天使皮肤。”

她立剿取出戴上，“谢谢你。”

“果然很好看。”

“每次见到你，都有意外之喜，为我苍白寂寥的生活添增颜色，我很感激。”

他一怔，忽然腼腆，可惜，这一切不是免费的恩典，他一直收取十分高昂的酬劳。

“你可想到别处走走？”

“不用了，就这一顿茶就很好。”

接著，他们闲谈几句，说到世上各个慈善机关，她说：“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是我首眩”

“宣明会助养儿童计划也很好。”

“无国界医生组织亦叫人钦佩。”

“是，他们原本可以在都会帮贵妇整容赚取豪华生活，却跑到穷乡僻壤去治疗疫症，不但吃苦，而且危险，因缺乏资源，有时连手套都不戴，就诊治病人，真是伟大。”

他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相形之下，在许多人眼中，像他这种人，只好算社会的渣滓。

像一对老朋友一样，他们维持适当距离，在日落时分告别。

似往日一样，有一辆出租大车来接她，司机每次都不同。

她很小心，并不能自车牌号码追查到她的身份。

他有点难过，约会他这种人，非得极端警惕不可，留下任何把柄都后患无穷。

可是，张奕伴的人客大可放心，他会遵守职业道德，他才不会去骚扰客人。

接著的几个星期，他招呼了不同的顾客。

一位美国德州来的女士还没坐稳就喝醉了，有心事，一直哭，半常凄凉，似迷途孩子，又像受伤小动物，穿金戴银的她靠在租来的男伴肩膀上哭了一夜，然后，忽然清醒，带著浮肿的面孔离去。

又有一个客人自称失恋，相当疯狂，像是人家糟塌得她不够，她还得伤害自己，逼著他去找可加因，捧著拔兰地对牢瓶嘴喝。

世上那么多不快乐的人，都来自何处？

近月初了，他回到公司，问秘书：“有找我吗？”

秘书摇摇头，“别急，过两天电话会来。”

他翻看约会簿。

“郑太太找你好几次。”

“说我去了东加。”

“她手段那么阔绰，你迁就点吧，切莫有客拣客，无容怨客。”

他不出声。

“多赚点，替自己赎了身，就可洗手不干，我们出来社会混，无论做什么行业，包括尊贵的三师在内，都得记住有花堪折直需拆，莫待无花空折枝。”

他笑了，“是是是。”

“郑太太邀你去拉斯维加斯，只三日三夜，报酬是……，去，还是不去？”

他想了一想，“去。”

秘书满意，“这才是好孩子。”

他听了这样称呼，不由自主地冷笑起来。

“这几年你的收人首屈一指，小心处理你的金钱。”

他温柔地同秘书说：“你做我保母吧。”

他跟郑太太到赌城玩了三天。

趁她睡觉，他租了小型飞机往大峡谷观光，也许，只有浩瀚的大自然风光才能洗涤他污秽的心灵。

郑太太是富有的寡妇，承继了亡夫的财产，打理得头头是道，但是，她坦白的对张奕伴说：“我无快乐可言”，她也不怕任何人非议她的生活方式，有财有势，就有这个好处。

她还有一个要求：“奕伴，陪我到纽约做一项手术。”

他以为是拉脸皮抽脂肪，所以迟疑，“我在香港有一个重要约会。”

“我出三倍费用。”。

“可是——”

“我付十倍，我需割除一个大痛，心怯，怕醒不过来，你陪多我三天。”

他侧然，“子女们呢？”

“他们巴不得我今天去，明天分遗产。”

他无奈，点点头。

郑太太说：“我不会亏待你。”

她在纽约有公寓，他主持大局，一半像管家，一半似朋友，他送她进手术室，等她苏醒，陪她过了最辛苦的一夜。

手术很顺利，医生与看护一直以为他们是母子。

他叫保母做了清鸡汤拎到医院给她，又到唐人街买她想吃的八宝粥。

他是真心想她迅速康复，在床头读华文报头条给她解闷。

但是，他一有空就拨电话回公司：“有找我吗？”

“还没有。”

失望。

“郑太太怎么样？”

“她没事，过几日可以返来。”

“你多陪她几天吧。”

“她如找我，立刻告诉我。”

“一定。”

出院后，她坐在轮椅上，他推她到中央公园看白鸽。

郑太太说：“不枉我疼惜你。”

他微笑说：“明天我要走了。”

“怎样才可以留住你？”

他但笑不语。

“一年，两年，一辈子，条件你尽管开出来，看我可做得到。”

“郑太太你太客气了。”

“留不住你。”她颓然。

他回家时口袋里多了一张七位数字的支票。

可是，她却还没有找他。

他有点烦躁，推掉好几个人容。

秘书问：“怎么了？”

“有无不烟不酒不哭的客人？”

“别太挑剔。”

他苦笑。

终于，她的电话来了，半夜，公司找他：“朱小姐问你有没有空。”

“甚么时候？”

“现在。”

“现在是凌晨三时。”

“正是，邀请你去她家看日出。”

“我半小时内可到。”

“那你要车才行，她住在郊外昭月路一号。”

“请告诉她，我马上起程。”

他即时淋浴更衣。

太不寻常了，从来没约过他在家里见面，一下子披露那么多私隐，不知是什么意思。

他飞车到郊外，天色漆黑，只见一天繁星，月完好似快要沉下去，他十分心急。

一定要在太阳升起之前去到她家。

高性能跑车一支箭似扑向目的地。

她站在露台等他。

看见他的车，她招招手，他松口气。

屋子宽敞舒适，装修并不豪华，灯光柔和，以简约为主，只得主要家具，她微笑地请他坐下。

他看到她戴著他送的耳环。

“对不起，这么急把你叫来。”

“不用客气。”

“忽然之间，想与你聊天。”

“我明白。”

他脱下外套鞋子，看见银冰桶里的香槟，取出，轻巧地开瓶，斟到杯子里。

他举杯，“快乐。”一饮而荆

她点点头。

他走到露台前看，“太阳快要升起。”

她站在他身后。

他转过头去，看到一双比任何时间都明亮的眼睛，一个多月不见，她似比从前瘦削，身型更加娇怯。

她轻轻说：“我的名字，叫朱品庄。”

“好名字。”

“抱歉开头没有告诉你。”

“不要紧。”

“我”

他不让她说下去，轻轻握住她的肩膀，叫她看远处，这时，橘黄金光忽然绽现，照亮了整个天空与海洋，呵，太阳升起来了，一团烈火缓缓展示艳光。

他轻轻说：“如此瑰丽天然景色天天免费施予我们欣赏，又有几个人会抬起头来加以青睐。”

她点头，“说得真好。”

他俩回到客厅，他终于问她：“有重要的事同我说？”

她欲语还休。

他猜想：“可是要结婚了？”

她低头不语。

“以后，可能不再方便见我？”

她忽然微笑，“你真聪明。”

他深深惆怅，她将来的世界里，容不下他这种人。

“对方家势很好吧。”

她不出声。

“对不起，我说多了。”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一颗心沉下去，但在人客面前，又不方便表露情绪。

他牵牵嘴角，似他这般按时收费的游伴，居然自作多情，多么可笑。

“谢谢你给我许多好时光。”

他欠欠身。

“跳个舞？”

他轻轻把她拥在怀里，在晨光里起舞。

她问：“你会想念我？”

“直到我七十岁。”他轻吻她额头。

她笑了。

他记得他们一共喝了三瓶香槟，那次告别之后，他再也没有接过她的电话。

然而每个月初，他都问秘书：“有找我吗？”

秘书摇摇头，“也许，已经离开了本市移民到别的地方，又可能改变心意，光顾别人。”

他缄默。

“客人来，客人去，不必放在心上。”

是，照说，应当如此。

“丁小姐找你，她到巴哈马潜水，邀你作伴。”

“我想休息一阵子。”

“少爷，你很累？多喝两杯咖啡提提神。”

“我不是机器。”

“别发牢骚了，当心折福。”

他探身过去，“你不喜欢我。”

秘书啼笑皆非。

走到街上，他架上墨镜，脸色沉了下来。

他驾车在路上飞驰，拿不定主意，几次三番驶到她家附近去，可是，又折返市区。

维于，在一个傍晚，他无论如何忍不住，到昭月路一号去按铃。

屋内有音乐声嘻笑声，很明显，里边有舞会。

女佣人来开门。

他说：“我找朱小姐。”

女佣愕然，“我们不姓朱。”

他怔祝

“谁？”主人出来了。

是一个中年太太，见一英俊男子站在门口，不由得问个究竟。

“我找朱品庄小姐。”

“品庄到美国治病去了，你不知道？”

这句话好比晴天霹雳，他睁大了眼睛。

“品庄患癌，一年来不住奋斗，现在已进人最后阶段。”

他呆呆站在门口。

“我是她阿姨，对，贵姓？请进来喝杯酒。”

“你有无她的地址？”

“有是有，你好意我们心烦，可是，她说得很清楚，不想在这种时候见任何人，你为她祈祷吧。”

他低下头，心绪大乱。

“你是有心人，品庄有你这种朋友我亦觉安慰，可恨她未婚夫，知她罹病立刻藉故失踪，令人恼怒。”

他转头离去。

这解释了一切。

粗心大意的他竟以为她要结婚。

他静静驾车返市区，到酒吧买醉。

酒保认识他，意外地说：“咦，你也会失控？”

“我也是人。”

酒保揶偷：“什么事，不会是失恋吧。”

“正是。”

对方不置信，“你会爱人？”

真是，连他自己都猜想不到。

“你话真多，拿整瓶伏特加来。”

那夜他醉得一塌糊涂，把车停在山顶，锁上门，睡著。

清晨，警察敲他车窗，“醒醒，醒醒。”

他睁开双眼。

“快把车开走。”

他只得回家。

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问秘书：“她有找我吗？”

“没有，并且，请你别再问这个问题。”

他颓然。

“方小姐找你。”

“我想告假。”

“多久？”

“一年、三年、十年。”

“索性把你的名字剔除可好？”

他忽然心平气和，“好，谢谢你，我自今天起，退出伴游行业。”

“喂，喂，我是开玩笑，喂。”

他心意已决。

也是时候了，让她做他最后一个客人吧。

他办事相当快捷，立刻著手转行。

先把跑车卖掉，名贵西装全部送人，再搬到普通住宅区，找铺位打算开一片咖啡店。

他已经把母亲及弟妹的生活安排好，无后顾之忧，噫，总算跳出火坑了。

正在装修铺面，秘书找他。

他说：“我真的已洗手不干。”

“她找你。”

他呆住，双手颤抖，“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的我几时？”

“今日下午三时，周敏元律师楼。”

“什么，是见律师？”

“我也不知就里，他们是这样说。”

他不语，已有不祥感觉。

“退休之后生活还好吗一”

“托赖，还过得去。”

“视你幸福。”

“谢谢。”

他立刻更衣沐浴，十万火急赶到银行区。

他早到了半小时，接待员是位年轻小姐，一见英俊的他，即时殷勤招待。

不久，周律师出来。

她朝他点头，“你来了。”

他一颗心一直沉下去，直堕落底。

“品庄再三叮嘱，一定要找到你。”

他不禁用手掩住面孔。

“你猜中了，”周律师叹口气，“品庄没有打胜仗，她已于上月三号病逝。”

他一声不响。

“品庄颇有私蓄，她将其中一部份产业赠你，盼你善加利用，还有，这件首饰，她还给你，叫什么？天使皮肤，多么奇特动听的名称，是什么？”

他默默接过那只盒子。

“品庄说，多谢你给她那么多好时光。”

他落下泪来。

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在文件上签了名。

最令他感动的是，她并没有劝他转行，她一直尊重他，只有在生死关头打过转的人才能这样豁达。

周律师告诉他：“一切在美国加州办妥，她家人不想公布细节，盼你原谅。”?他表示明白。

“你可以走了。”

他离开律师楼，静静回到自己的咖啡店。

装修师见他回来，上前说：“你一直没告诉我，店名叫什么。”

他不加思索地说：“天使皮肤。”

“啊，是一种蛋糕的名字吗？十分动听。”

他不出声。

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似在角落看著他。

他轻轻说；“咖啡店墙壁漆极淡的珊瑚色，台凳用原木，瓷器全部洁白，提供咖啡与茶、三种冰淇淋，两种蛋糕，以及一种三文治。”

装修师诧异地问：“你同我说话？”

他轻轻说下去：“多希望你可以来喝一杯，坐一会。”

那双大眼睛像是笑了。

“我们喝下午茶的约会，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装修师给他看色版，“这只粉红色够标准了吧？”

他一看，点点头。

不知怎地，脸颊上一阵凉，他轻轻抹去泪水。

《玉佩》

子昂看中那块翡翠已经有一年，她喜欢它浑厚碧绿，握在手中，半透明水般流动的质感叫人有种平和感觉，买来送给母亲最好不过。

可惜售价高昂，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宜至亚洲经济不景之风刮起，这种奢侈品一直跌价，此刻只余三折。

玉器店老板娘笑说："王小姐，赶快买下，这真是蚀本出血价，若不是急需现金周转，哪肯贱沽。"

子昂心动。

老板娘说："我同你配一条镶铁的链子。"

子昂连忙答："我想家母天天戴，不用太豪华。"

"唏，上了年纪才配得起华丽，令堂多大年纪？"

"五十一。"

"正当盛年，担当得起有余。"

子昂点头。

老板娘算好价格："王小姐，盛惠十二万五千。"

子昂还是吓了一跳。

她犹疑一刻，"我有一笔定期存款下个月到期……"

"没关系，届时贷银两迄。"

"那就一言为定了。"

子昂现在是家庭支柱，母亲仍任教职，但随时可以退休，母女生活无忧，相依为命，只是比较寂寥。

父母在十年前离异，子昂的噩梦从来没有停过，老是梦见小小的自己生活成了问题，要到父亲家去讨钱用，而他给她白眼。

惊怖之余，子昂用钱非常精明，从不花费，她重视工作，连替小孩补习都从不迟到早退，毕业后这种敬业乐业的精神一页延伸下去，考人政府部门，五年内升了两级，事业已经打好根基。

那噩梦却仍然没有消失。

其实父亲待她很客气，他另外结了婚，生了三个子女，分身不暇，很少与子昂见面。

子昂有时渴望与人拥抱，她自觉患皮肤饥渴症，自幼缺乏父爱，别人的爸爸总是把小女儿当公主般紧紧揽怀中，她没有那种福气。

母亲更加寂寞吧，幸亏有一班小学生，一日，子昂去接她放学，看到一个七八岁小女孩在她怀中哀哀痛哭，原来是掉了门牙。

所以母亲不愿退休。

希望女儿的礼物可以带给她一点安慰。

是存款到期的日子，一早子昂便开小差告一小时假去珠宝店取那件玉佩。

老板娘看见她有一丝意外，像是没想到这位王小姐真的会来。

子昂把银行本票放在柜台上，满以为即时可以取走玉佩。

谁知老板娘说："哎呀，王小姐，那件玉器已经卖掉了。"

什么?

子昂心中有气，逢商即奸，说好等她，转眼即售于他人，见利忘义，可厌。

但是子昂随即泰然，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过是一件饰物，不劳动气。

她面色转霁她又没下定洋，在商言商，人家开门做生意，难道还痴痴等她不成，当然是先到先得。

子昂心平气和站起来，"那么，下次再说吧。"

"王小姐，你且看看别的，买玉器，也讲缘份。"

子昂摇摇头，收起本票，正想离去，忽而之间，有一个浓妆少妇走进来，大模大样坐下。

老板娘忙著招呼。

那艳妇身后跟著个英俊的年轻人，面孔太过漂亮，外型不够硬朗，他一味唯唯然后电光石火问，子昂看到了，那艳妇胸前有件饰物，正是那件被人捷足先登的玉佩。

子昂内心忽然忿慨，她想到母亲一生孤苦，连一件首饰都不能顺利拥有，而这个女子，一定什么都有，却还与人争夺身外物。

这时，老板娘已没有空理会子昂，一味奉承那贵客，称她为尤小姐。

子昂努力把怒火压抑下去，拉开玻璃门想离开是非之地，可是用力不足，门一时拉不开来。

忽然有人在身后帮了她一把，一看，却是那年轻人。

“谢谢。”

一定是那种被人照顾的小白脸，所以那么周到。

子昂头也不回的走开，并且发誓以后不再到这间珠宝店来。

回到办公室，同事颖敏问：“干什么？一脸晦气。”

子昂答：“被欺客的店主轻辱。”

颖敏笑，“这种没有道德的铺子迟早关门，我们是花钱的大爷，东家不好去西家，不用生气，来来来，你想买什么，我陪你。”

颖敏人如其名，子昂被她引笑，怒意如烟消云散。

下了班，颖敏陪子昂去挑了一只金表。

“职业妇女戴只好手表有象征意义，比玉器好看得多。”

子昂称是。

“子昂，我请你喝下午茶。”

一坐下，发觉邻桌正是那位尤女士与她的俊男。

允女士正团团钻，叫了领班侍者过去，“我不见了玉佩项链，找一找，快！”

子昂一怔，这么快不见了？可见不是你的，终归也不是你的。

大家一顿乱找，哪里还有。

尤女士顿足。

年轻人讨好低声地说：“反正买了保险，我陪你去报失吧。”

他哄簇著她一阵风似离去，空气中似还漫溢著她身上的香氛与名牌。

颖敏嗤一声笑出来，“都会怪现象。”

“前半生千辛万苦地赚了点钱，下半生当然要享受”下，但凡买得到的都要买下来。”

颖敏问：“买得到快乐吗？”

子昂不假思索地答："那种人的快乐亦十分肤浅，大可一斤一斤地收购。"

与颖敏分手后，子昂到洗手间去，关上门，一低头，就看到角落有一件闪烁的东西，她拾起来，呵，正是那件玉佩，白金链子不知怎地得开，掉在这里。

那么多人用过这格公共卫生间，却都没有发现，只被她检获。

这时，将它放进手袋中带走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子昂回到楼下咖啡厅，找到经理，交出玉佩。

"请归还原主。"

"这位小姐，谢谢你，敝酒店可以松口气了，请留下姓名电话。"

"不必了。"

"小姐"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一位相熟的侍应生连忙过来说："这位是立法局新闻室主任王小姐，是咖啡室常客。"

被人认出来，更加尴尬，子昂匆匆离去。

回到家，她把金表送给母亲。

母亲十分喜欢，立刻戴上。

子昂又觉得手表比玉佩实用，更加心安理得。

那夜，她又做梦了。

梦见十六七岁的自己坐在父亲家中等待发落，父亲的视线落在电视荧幕上，正眼都不看她，闲闲地说："我哪有能力供你读大学，我肯，你继母也不肯，你另找出路吧，教书呀，教小学不错呀。"

子昂惊醒，无奈而惆怅。

人生路上荆棘甚多，所有美好事物，都像那块玉佩，可遇不可求。

少女时代已一去不回，她现在拥有的绝对不少，她提醒自己，王子昂，记得要抬起头来做人。

第二天一早，她回到办公室，秘书走近，"王小姐，有人一大早送这封信给你。"

子昂拆开看。

“王小姐，多谢你检获项链归还，送花给你有点不恰当，已代为捐赠一万元予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附上收条，陈日生代尤嘉丽敬上。”

子昂问：“由信差送来？”

“不，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亲自送上。”

是他，什么都做，还是一个及格的秘书呢。

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飞行医院是子昂最敬佩的慈善机关。

她坐下忙一天工作，上午有一个冗长会议，部份年长同事抱怨坐得腰酸背痛。

子昂则觉得她越坐越瘦。

自会议出来，子昂与手下得立刻准备新闻稿，一宜做到下午四时，各人只吃水果充饥。

一日工作完毕，子昂到洗手间掬起冷水洗脸，呵，真累，可是，充满成就感，靠自己能力生活，不求人，多舒坦。

秘书说：“王小姐，有一位陈日生先生，今日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有时间覆他吗？”

子昂不假思索地答：“累了，明早再说吧。”

她哪里会去结交这种社会的寄生虫。

若干名媛想的子昂喝茶，她都推却：道不同，不相为谋，同她们没有谈话题材。

第二天，子昂仍然没有覆电。

子品连那间咖啡店都不去了，免得麻烦。

周末，颖敏说：“同我家人一起去游泳吧。”

子昂摇头，“你们家庭同乐，夹著一个外人干甚么。”

“我陪你说话不就得了。”

“不方便。”

“老姑婆脾气已经涌现。”

子昂不理这激将法。

“你的泳术比谁都高超，身段又好，快来表演一下。”

“好，当我是水著女优了。”

周末，子昂睡得比较晚，醒来看遍报纸，然后到私人会所泳池畅泳。

她是少数把游泳真正视为运动的年轻女性，换上赛衣，一连游十个塘面不改容。

自水中冒出来，子昂又一次看到了尤嘉丽女士。

她穿著钉亮片的泳衣躺在帆布椅上，身段保持得相当好，但毕竟中年了，腰部有点赘肉，手臂也已经松弛。

真奇怪，一连几天，到处碰到她。

子昂的目光四处寻找那年轻人。

果然，他拿著冰茶向米饭班主走来。

子昂从新浸人水中，用蝶泳来回再游十次。

这次，她挑另一边上岸，可是一出水面，才披上毛巾，就听见有人问候：“王小姐你好。”

又是哪个陈日生。

他递一杯矿泉水给她。

“我不口渴。”她才不要他服侍。

那年轻人有点尴尬，“我没有恶意。”

子昂坐下来。

“再一次谢谢你。”

子昂答：“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年轻人问：“可否一起吃顿晚饭？”

“不用客气。”

幸亏这个时候，允女士在那边叫：“日生，日生。”

子昂微笑，“叫你呢，快过去吧。”

她离开泳池。

驾车返家途中停下来到书店买点文房用品，看到一只透明塑胶大白鲨型何书机，十分欢喜，决定买下来，店员笑，“王小姐，有人付过钱，送你。”

子昂吓一跳，难道又是那年轻人？

定睛一看，发觉是颖敏，子昂松一口气。

“又来逛书店？”

“多谢礼物。”

“明日跟我们去游泳，我介绍男人给你。”

子昂点点头，“媒婆本色尽现。”

她收下礼物离去。

回到家中，把塑胶鲨鱼的嘴一开一合地把玩。

她母亲问：“没有约会？”

子昂悻悻然答：“再问我立刻搬出去祝”

她母亲：“我倒是有约。”

“去什么地方？”

“到社区中心跳摇摆舞。”

“当心遇见舞男。”

母亲”走，屋子静下来，子昂去厨房看过，她并没有替女儿预备饭菜，真惨，还得自己动手。

子昂不擅烹饪，亦无兴趣，时时盼望将来伴侣会煮得一手好莱，解决民生问题。

她像所有年轻女性一般，憧憬爱情，但其实不知爱情为何物，大约是邂逅一名年纪背境相仿的男子，发生兴趣，继而培养感情……读书做事都十分拿手的子昂对感情一事有点踌躇，母亲误了终身的实例叫她警惕。

傍晚，她冲了杯面，一边吃一边看朋友自美国寄给她的新闻杂志节目，关于最新医学创举：把另一人的手接到病人断肢上。

看得毛骨悚然，接著，她查看电子邮件，却并没有重要讯息。

噫，母亲还没有回来。

子昂十七岁之前她很少单独外出，只怕子昂一个人在家会闷，两母女说说笑笑消磨了时光，一切以子昂为重，此刻，女儿成年，她恢复自由身也是应该的。

电话响了。

“子昂，我是隆德媛。”

子昂一怔，陆女士是她顶头上司，平时不大见面，今日怎么会找到她家里来。

“啊是，有什么事吗？”

“明日下午我家请客吃英式下午茶，你可要来？”

这可怎么推辞呢，只得笑说：“要带什么来吗？”

“人到已经可以，是我多事，决定把未婚适龄的男女朋友请到一起，介绍你们相识，你不反对吧？”

“很有趣。”

“下午二时请到我家蔚蓝园。”

“是是是。”

亏得陆女士有这种雅兴。

她本身听说从来没有结过婚。

也好，终于有约会了。

英式茶会，该作什么打扮？应该穿那种一件头花裙子吧，配端庄、淑女型半跟鞋，对，记得戴一副珍珠耳环。

子昂并没有那样做，她只穿白衬衫蓝卡其长裤就到蔚蓝园去。

有客人比她早到，子昂一进门便喝采声，大厅落地窗外是蓝天白云以及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怪不得叫蔚蓝园。

她与主人招呼过便走到露台坐在一株开满红花的棘杜鹃下眺望海景。

“可以想像你会喜欢海。”

子昂转过头来，“咦，”她说：“这是偶遇吗，次数太多了，令人生疑。”

来人正是那英俊的年轻人陈日生，今日他衣著随便些，头发较为蓬松，看上去反而自然。

他在她对面坐下。

子昂立刻用目光去找他的另一半。

呵，看到了，尤嘉丽一身粉红色名贵套装，正与女主人寒暄，对，她也算未婚。

子昂不由得微微笑。

这个陈日生真好，陪年长女伴出席所有场合，服侍周到。

这时，尤女士也看到了他们，婀娜地走过来，子昂避都避不开。

陈日生站起来，“让我来介绍。”

子昂心中咕哝，谁又想认识阁下呢。

陈日生亲昵地握住允女士的手，不知怎地，子昂觉得他是真心的，只听得他说：“妈妈，这位是王子昂。”

子昂呆住，要费一点劲才合得上嘴。

她连忙说：“这么年轻，只像大姐姐。”

允女士笑了，脸上的劲厚粉底差些剥落，她向子昂致谢：“幸亏你拾到那件玉佩。”

今日，她也戴著它。

阳光下玉佩碧绿通透，比灯光里更加好看，子昂仍然觉得买不到它是一件憾事。

北女士夸张地转到另一角落交际。

这时，陈日生咳嗽一声。

奇怪，子昂忽然不觉得他的脸色太白了。

“你母亲十分时髦。”

他感喟，“从前她很保守，大病一场，改变了人生观。”

“甚么病？”

“癌症，暂时已治愈，希望不会复发。”

子昂耸然动容，“不会的，一定无事，吉人天相。”

陈日生微笑，“谢谢你。”

“所以，你尽量抽空陪著母亲吧。”

“是，这一年相处，比以往廿年的时间还多，偏偏父亲又在这种时分离开了她。”

真没想到艳妆夸张的她背后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子昂沉默了。

女主人在另一边高声叫：“茶点已经准备好。”

“对，”子昂问：“你知道今日我会来？”

“是我恳请表姨办这个茶会。”

子昂没想到她是主角。

“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

他微笑，“我有一个同学，为著见喜欢的女孩一面，在雷雨中等了一夜。”

“有无被雷击中？”

“被你猜到，他身边的大树被劈成两半。”

“他呢？”

“烧焦头发而已。”

“值得吗？”

“他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件事。”

子昂点头，“不过，如果她也喜欢他，她不会叫他在雨中等。”

“他们都还年轻，不知道什么是真情。”

女主人走过来，笑问：“一见如故？”

陈日生也笑，“还好，没有打架。”

陆女士说：“你看林志娜与张逸忠，以及梁贵星与郑源霏，已经在说晚上请去何处消遣了，你俩加油呀。”

子昂笑而不语。

“今日希望能撮合三四对情侣，也不枉我忙一常”

陈日生问子昂：“今晚可有空？”

“我有事，要替老板写讲词。”

陈日生颓然，“你仍让我在闪电下等。”

子昂不语，稍后就告辞了。

颖敏来找她吃日本茶，子昂欣然赶约。

她把事情告诉好友。

“呵，是母亲，不是户头，那多好，误会冰释。”

“但是，仍然没有那种感觉。”

“大家都在等，也许永远等不到销魂的感觉。”

她俩一边喝清酒一边感怀身世。

那天之后，王子昂再也没有碰到陈日生，她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被调到特首办公室，一人做三人事。

要觉得寂寞，也得有时间才行，她都累得睁不开眼来，并无类此烦恼。

渐渐她的梦换了另一模式，她不再梦见少年的她在父亲家借贷，最近她的梦老与工作有关：机密文件失踪，同事在重要发布会生箔…醒来之后，她感慨地同自己说：“再世为人了。”

暑假，母亲邀请她坐油轮环游地中海，被她婉据。

“海还没有吸引到那种地步，你自己去吧，玩得高兴点，如有艳遇，尽情享受。”

母亲出门，子昂肆无忌惮工作到深夜，周末在家里开会，到处都是同事用过的杯碟，钟点女工进门时吓一跳。

原来一个人住会那样自由。

那一天，子昂绝早回到办公室，已有信差在等她。

他递上一只扁平盒子，“王小姐，请签收。”

子昂纳罕，谁送来，是什么东西?

拆开一看，呀地一声。

盒子里是一条白金镶钻项链，链坠正是那块她所熟悉的翡翠。

盒里还有一封信。

子昂连忙拆阅。

“子昂，家母不幸病发辞世，享年五十三岁，我继承了所有遗物，包括这件玉佩在内，当日，珠宝店负责人曾说，你准备买下它，可是迟来向隅，今日，正好原壁归赵，敬请笑纳。”署名是陈日生。

子昂愣祝

信上并没有留下通讯地址，子昂无从与他联络，礼物一时也退不回去。

她取出玉佩戴上。

子昂愿意以原价买下它。

那天下午，比较空闲，子昂特地拨电话给旧上司陈德媛。

“咦，子昂，大红人，怎么想起我来？”

子昂不好意思地陪笑，“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

“陈日生。”

“呵，他母亲上个月病逝你可知道？”

“听说了。”

“办完事情，他回多伦多工作去了。”

子昂到现在才问：“他有职业？”

“咄，陈日生是多市十分出名的儿童病理医生。”

他？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是否想要他地址电话？”

“正是。”

“已经浪费了大半年时间，子昂，大胆一点，别逛花园，有什么心事要直接说出来。”

“是是是。”

回到家，她推开写字台上所有文件，取出钢笔白纸，写信给陈日生。

“……工作没有成绩，不敢有旁骛，今日收到你送来的玉佩，蓦然发觉，除出真正想得到的，其他一切也已经得到，是否应当进一步追求生活中理想……”信越写越长，足足一大叠，要用大号信封才装得下。

子昂立刻到邮局挂号寄出。

得不得到回音不重要，王子昂已有足够勇气去面对感情。

接著那个星期天，刚好母亲回来，“醒醒，醒醒。”，把沙发上的子昂推醒。

母女都有意外。

“妈妈，你晒黑了，健美年轻了十年不止。”

“咦，胸前这块玉佩宝光灿烂，从什么地方得来？”

这时有人大声拍门。

子昂开门一看，是花店送花来，是一大束七彩缤纷百来朵郁金香康乃馨及玫瑰，子昂还没有表示，她母亲已经哗然。

花上附著字条：“我明日可来府上喝杯茶否？”

可以可以可以。

《淑女》

十六岁的彭思艺坐在课室里，双手颤抖，背脊爬满冷汗，她垂著头，目光不敢与区老师接触。

资深的区老师是一个端庄中年女子，她觉得思艺这个学生棘手。

她轻轻责备：“思艺，你看你的功课，怎么说你，都不肯改过，不得不再次见你家长。”

思艺不出声。

“请你母亲明早来一趟。”

下课铃响了，全班松口气。

大家跑到食堂或操场散心，只剩思艺一人留在课室发呆。

再记一次过，就要被逐出校了。

这已经是她第三间中学，思艺不知道是否还有学校愿意收她。

思艺深深叹口气。

放学回到家中，她没精打采，把事情告诉母亲。

彭太太只啊地一声，她装作若无其事，“那么，我明早去一趟好了。”

思艺流泪，“妈，你会原谅我吗？”

彭太太把女儿拥在怀中，“你是我的女儿，我永远爱你，只要我在世上一日，我都会支持你帮助你。”

思艺躲在母亲怀中痛哭失声。

彭太太黯然神伤。

第二天，母女去见区老师。

区老师开门见山：“彭太太，思艺这个案真特别。”

彭太太不出声。

“我们想尽办法，都不能改变她，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

思艺知道那是什么，她恐惧地躲往母亲身后。

区老师说下去：“彭太太，这一切都是为著思艺本身的益处，政府在二０三０年订下法例，保护女生，免得她们成年后受到不必要痛

苦。”

彭太太低头，“是，我明白。”她心如刀割。

“思艺经过服药及脑电波调整等程序，一点帮助也无，这是她期考的卷子，你看看，彭太太，每卷一百题，她居然题题答中，我教书二十年，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成绩。”

彭太太惭愧得满面通红。

“而且，是思艺顽强的反叛态度激怒了校方，即使知道答案，也可假装不知”

这时，思艺忽然叫出来：“我不愿做一个虚伪的人。”

“彭太太，你听听这是什么话，”区老师气结，“彭思艺，你下月一号准备接受脑部手术吧，以你这般古灵精怪的女孩，将来命运一定坎坷，为了救助你，非得及早处理不可。”

“老师”

区老师摆摆手，“相信我，彭太太，我们已经给思艺许多次机会，她已满十六岁，再不接受手术，会铸成大错，你看她，终日受情绪骚扰，一下流泪，一下愤怒，多么痛苦。”

“是，是。”

“请在这份文件上签署。”

彭太太只得签名。

“放心，手术成功率是百分百，思艺会回复正常，像所有的同学一样，成为标准淑女。”

彭太太带著女儿离开学校。

她轻轻责备思艺：“你自小任性。”

思艺不出声，她握紧拳头。

彭太太又说：“淑女计划已实施了三十年，非常成功，女性的地位稳定，社会安宁，婚姻纠纷减至最低，女子恢复忍让美德，致力家庭，男性在事业又少了竞争对象，社会回到男主外，女主内制度，两全其美，备受政客学者赞扬，称是本世纪至伟大德政。”

思艺低下头。

“不要怕，妈妈会陪你去做手术。”

思艺回到家中，非常烦闷，坐到私人电脑面前，在国际通讯网络上寻找答案。

她知道一个网址，几经辛苦通过几组密码才打进去，它叫反淑女组织，这个地下通讯网络的成员全同她一样，是具反叛性格，被社会视作异类的女子。

“彭思艺要求与组长说话。”

“我是组长，思艺，请说。”

“组长，最不幸消息：我订于下月一号做脑部手术。”

“埃”

“最大的惩罚终于来临，手术后我再也不会奕棋、绘画、写作，我会对天文地理、世界大事再也没有兴趣，我将变成家母一样，对丈夫唯命是从，闲时只会逛街买时装首饰，搓牌度日。”

“思艺，这是政府的淑女政策。”

“我知道，他们坚信思想简单、胸无大志对女性是最大的保护，这真是愚民政策。”

“思艺，假使你愿意逃亡，可加人我们组织。”

“我害怕离家，我爱父母。”

“思艺，你总得舍弃其中一样。”

“我非常痛苦，也许区老师说得对，一切烦恼，在手术后会得消失。”

这时，彭太太在门外说：“思艺，爸爸想见你。”

思艺连忙关掉电脑。

彭先生正在看报纸，他闲闲地同妻子说：“做了矫正手术，你就不必为她伤神了。”

彭太太点头，“现在，她什么都有主张，叫人头痛。”

“女孩子不肯安份守己，是一切痛苦的泉源。”

彭太太肯定地说是。

思艺出来了，“爸爸你有话同我说？”

“思艺，手术一定成功。”

“我知道。”

“脑中充满杂念，有甚么用？区老师说你居然连微积分、地质学、金融上落这种事都知道，真叫人惊骇，你的朋友会怎么想，将来怎么找男朋友？”

思艺不出声。

“一个淑女，不该谈那种事。”

彭太太说：“她现在都明白了。”

“是你妈宠坏你，早在七八岁时就该好好处理这件事。”

彭太太说：“现在又不是来不及。”

“思艺，去睡吧。”

思艺回到房内，锁上门。

她静静流泪。

她读过历史，像她这种特殊资质，在一百年前，叫做聪颖，但是经过现代科学家及心理学家研究鉴定，发觉其相，全盘推翻从前说法，现在，称为愚劣。

具有这种顽鲁资质的女子，对社会全无益处，只会造成混乱，她们不安于室，有太多欲望，不能成为好妻子或好母亲。

故此，为著她们本身，以及为整个社会著想，应该堵绝这种缺憾。

半夜，电话响了。

“思艺，组长同你说话。”

思艺惺忪地握著电话。

“思艺，你可会驾驶？”

“会。”

“思艺，出来见面如何？”

思艺已经清醒过来。

“你不怕？”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请信任我们，我们不会加害于你。”

“我知道，组长。”

“请立刻到九号码头，我们总部设在附近。”

思艺睡意全消，喜悦地说：“我马上出发。”

“不要让家人知道你的行踪。”

“是。”

思艺取过外套就自家中溜出去。

她忐忑地抵达九号码头，有一个年轻男子自雾中走近。

“思艺，你好，请随我来。”

她略有踌躇，气氛太奇异了，月黑风高，空气潮湿，他们会是坏人吗，他们有什么企图？

年轻男子说：“我叫刘文相，今晚，我是你的向导，我负责带你游总部会所。”

思艺精神一振，她笑说：“久闻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刘文柏微笑，“可不是。”

“听说警方好几次扫荡你们。”

“我们也不简单，至今仍然存在。”

“快带我去开眼界。”

这时，刘文相怪同情地看著她，“听说你将做脑部手卫。”

“是。”

“多可惜。”

思艺却问：“反淑女会怎么有男生参予？”

“我是义工，我同情现代女性。”

思艺重重吁出一口气，“多谢你了。”

他带她走进货仓区，在小巷中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国，思艺记性好，每个转弯都记在心里。

终于，他们到了一间车房门前，刘文相伸手敲门。

里边立刻有人轻轻说：“抽刀断水水更流。”

刘文相马上答：“将酒消愁愁更愁。”

思艺拍手笑著接上去：“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日散发弄扁舟。”

刘文相看思艺一眼，“活该判你做手术。”

仓库门打开。

思艺一走进去便听见悠扬的古典音乐，钢琴协奏曲的刚健婀娜抚平了思艺的不安情绪。

她抬头看去，货仓内装修成大型图书馆模样，各式书籍杂志文化用品应有尽有。

思艺哗地一声，“宝库。”

刘文相只是笑笑，“今晚，你最希望做什么？看一本好书、下一铺最精采的棋子，抑或，与几个有见识的朋友讨请廿三世纪女性的命运？”

这时，他们经过一张长桌，有一个年轻女子正在下国际象棋。

思艺脱口问：“她怎么一个人，对手在什么地方？”

刘文相回答：“对手是电脑‘深蓝’。”

“什么？”

“她已经赢了十次，开始觉得乏味，是不是，嘉瑶？”

那叫嘉瑶的女子脸容秀丽，抬起头笑一笑，继续与电脑对奕。

另一个角落，有人在朗诵十四行诗，再过去一点，几个女孩围著一盘水果写生。

“真不明白，为什么警方会要扫荡这样一个地方。”

刘文相指指脑袋，“一个人想太多无益，来，我带你参观地下室。”

他们乘电梯到了地底。

只见一条走廊通往许多独立房间，刘文相打开其中一间房门。

“你可喜欢上一世纪的侦探悬疑电影？这里有希治合全套作品。”

“不，我只想与人聊天。”

刘文相意外地扬起一条眉毛。

思艺说下去：“通常我一开口，父亲、老师、同学，都会皱上眉头，接著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思艺，自小到大，你都没学会好好说话’。”

刘文相为之侧然，“他们无法与你交通。”

“对呀，一宜当我是异形、怪物，取笑我，歧视我，排挤我。”

“那么，思艺，加入我们，做我们一份子，你每天可以在这里进修，追求学问，我们了解你。”

“我舍不得母亲。”

“她的脑电波已经过调校，失去你也不会太伤心。”

“不，她会深深想念我。”

“那么，你已决定回去接受手术？”

思艺痛苦，“我不知道。”

“组长正想吸收你这样的人才，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思艺流泪。

“你的家人会在三天内忘记你，他们记忆构造如此：不愉快的事尽快忘却，以免意志消沉，影响社会进步。”

思艺用手掩住面孔。

“别想太多，来，我介绍你喝最好的香槟。”

思艺兴奋莫名，“你们有那最堕落的饮料？我只闻其名，从来没喝过。”

“那还等什么？”

刘文相带她走出房间，步行片刻，来到一道鲜红丝绒门前。

门一打开，原来是间酒吧，而且有人抽烟。

到底年轻，思艺笑了，“你们真有办法，没想到组织有如此规模。”

刘文相叫了一瓶香槟，噗一声开瓶，斟一杯给思艺：“真是喝一瓶少一瓶了。”

思艺尝了一口，只觉得那芬芳的液体立刻被口腔吸收，妙不可言。

啊，她都不愿回家了。

“会不会跳舞？”

“不会。”

“我教你。”

“区老师说这是不良嗜好，从前，有不思上进的年轻人沉迷这些。”

“是吗，区老师还说什么？”

“她还说我是她任教廿多年以来最可怕的学生。”

“所以组长更想你加人。”

“黑社会，你们是黑社会。”

刘文相笑了，“你可以那样说。”

他与她轻轻起舞。

思艺觉得她距离淑女标准越来越远。

刘文相说：“待你满了十八岁，他们会为你介绍男伴。”

思艺不出声。

“你这样不听话，他们会给你配一个傻子，以平衡你的生活。”

思艺用手掩耳。

“你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现今世上已没有恋爱这回事，人们也不会见异思迁，更没有人闹离婚，故此天下太平，人人致力工作。”

思艺黯然，“这一点倒好似真的为女性设想。”

“吃亏的不一定是女性。”

“光是这个问题，就可以争论到天亮。”

刘文相身边的传呼机响起来。、

“啊，组长想见你。”

思艺一怔。

她又一次跟著刘文相走。

在一间办公室内，思艺见到了组长。

她是一名中年女子，体态潇洒，笑容可掬，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自然有股魅力，使人乐意亲近。

“文相，思艺乐意加人我们没有？”

“还没有决定。”

“啧啧啧，你游说无效，扣三十分。”

思艺笑起来。

“思艺，为何迟疑？”

“舍不得妈妈。”

组长点头，“算得是个好孩子。”

“而且，”思艺照实说：“跟著你们，将终身流离浪荡，有家归不得，不会快乐。”

组长笑了，“的确聪明，知道世上并无两全其美之事。”

思艺忽然问：“什么时候了？”

整座大厦内都没有钟，也没有窗户，没有人需要知道时间。

“凌晨三点。”

思艺叹口气。

“已经想家了？”

思艺点点头。

组长说：“思艺，我对你失望。”

思艺不出声。

“我们不会勉强你，文柏，天亮之前途思艺回去。”

“是，组长。”

“很遗憾我们未能说服你。”

“组长，今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天。”

组长笑了，“在你们的世界里，没有甚么是难忘的，不久，一定全盘忘记。”

刘文相陪著思艺离开办公室。

思艺气馁，一直低著头。

“来，送你回家吧。”

思艺依依不舍，“可否时时来探访你们。”

刘文相坦白：“当然不可以，我们的大门不会为非会员打开。”

思艺失望。

在门口，他们遇见与深蓝对奕的嘉瑶。

思艺意外，“嘉瑶，你回家？”

嘉瑶点点头。

“咦，”思艺好奇，“你仍与家人共住？”

“父母及四兄弟姐妹一起祝”

“你从来未做过脑部矫正手术？”

嘉瑶慧黠地笑著摇头。

“为什么？”

嘉瑶答：“我扮得同他们一样。”

思艺冲口而出：“那多么矛盾痛苦！”

嘉瑶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思艺沉吟。

这时，刘文相把车子驶过来，思艺上车。

他同她说：“你想清楚了之后，到市中心和平咖啡座去，穿上红外套，我自然会出来见你。”

思艺大胆问：“不为公事，也可以见面吗？”

“那太危险了。”

“我明白。”

到了家附近，天已蒙亮，他让她下车，“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他们拥抱一下分开，思艺步行至家门。

母亲在等她，“思艺，你终于回来了。”

“妈妈，假如我离家出走，你可会想念我？”

母亲的声音颤抖，“我余生都不会再快乐。”

“我也是。”

第二天，区老师联络彭太太。

“为著万全计，手术之前，再替思艺做一次测试。”

思艺同自己说：要是你真的如他们所说那般顽劣，你一定可以成功瞒过他们。

思艺换上水彩颜色衣裙，脸上挂著甜美笑容，斯斯文文跟在母亲身后。

笔试之后，接著是面试。

她不时取出小镜子补口红，经过玻璃，不忘整理头发，又问接待处女职员那枚漂亮的宝石戒子在什么地方购买。

区老师一一看在眼内，十分纳罕。

看过测试成绩，区老师沉吟。

彭太太焦急地问："有什么问题？"

"看情形药物终于发挥作用。"

"呵，是否可以免做手术？"

"还需观察一段时期。"

这时，思艺忽然尖叫："蟑螂，蟑螂。"

她躲到椅子后边，那只可厌的昆虫偏偏朝她扑去，她吓得痛哭起来。

区老师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建议手术押后。"

"那么，思艺是否可以复课？"

"明天一早来上课吧。"

第二天，上烹饪课的时候，思艺花了许多时间研究怎样装饰碟子，絮絮不休与同学争论，继而面红耳热，连老师都笑说："思艺，别太琐碎。"

小息她在课室梳头，左顾右盼，又去偷看同学分数，这一切举止，自然全落在区老师眼中。

彭思艺完全及格，她已是不折不扣的小女生。

思艺又打小报告："老师，陈素英的作文是她哥哥代作，还有，谭群娣不穿内衣上课。"

区老师只得板起脸，"我自有分数。"

区老师同校医说："彭思艺同学大有进展，从前的坏脾性全部改过来，也许，应该减轻用药份量。"

校警说："好，我会照做。"

思艺最喜欢的颜色由黑白灰变为淡黄及浅红，整日打扮得像一筒冰淇淋似，志愿是做小学教师，再也不提地质学、写作这些事。

亲友全部放心了。

彭思艺的手术时间无限期推迟，现在她每次测验成绩都叫校方满意，她是乙级学生，不过不失。

人人都知道彭思艺想的是什么。

她时时公开发表伟请："男人不是应该照顾女人及小孩吗，为什么女人要自资买房子住？男人没有能力结什么婚，女子婚后如不能享福那还不如不结婚……"

彭思艺终于成为一个淑女。

彭太太眉开眼笑，"多年心事终于放下，思艺如脱胎换骨，现在人见人爱。"

"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

"希望她嫁得好。"

"对，最好不必做家务，有工人服侍，大把时间陪伴父母。"

成功了。

房门一关上，思艺是另一个人，她仍然好学，喜欢钻研新知识，关读至深夜。

她为自己的双重性格叹息，但正如嘉瑶说，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她见过做了手术的年轻人，他们简直同弱智差不多。

一年过去了。

他们已经不再为思艺担心。

一日，思艺穿上红色外套，到市中心和平咖啡馆坐下。

她叫了饮料，静静等待。

片刻，有人走过来说："你好。"

思艺喜悦地抬起头，随即失望那人并非刘文柏。

那年轻人坐到她对面。

"思艺，你伪装得很成功。"

"嘘，别那么大声。"

"但是可以想像，生活相当痛苦。"

"别说我了，你们近况如何？"

“经过好几次扫荡，幸保不失。”

“你们真勇敢。”

“你准备入会？”

“我还没准备好。”

“真正决心加人我们的时候，再与我们联络。”

年轻人站起来离去。

留下彭思艺一人落寞地独坐。

稻后，她指定的男朋友周海文来接她，她改意噜苏地说：“你忘记买鲜花，我不睬你了。”

周海文笑，“思艺，你真可爱。”

只怕日子久了，连思艺本人都会认为这是可爱的行径。

“你喜欢逛街还是打牌？”

“海文，我们找个地方喝啤酒听音乐。”

“什么，”海文大吃一惊，“女孩子怎可喝酒，警察会抓你。”

思艺无奈地苦笑。

做淑女，自然要付出代价。